

自在村人藏

攸縣志九

傳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節錄

宋 鄧光薦 廬陵

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皆攸縣士人亦自通於同督府與趙璠相應希奭大家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子全少剛猛殺人晚入佛學徒千數百人穎悟如高僧夢應甲戌進士調廬陵尉臨安陷希奭遣間使通行朝通蜀帥又遣區仲舉通桂帥馬暨及都旣益王府旬月間遠近響應景炎卽位事聞同督府承制各授官有差希奭志有餘而少斷于全聚衆數千善撫禦爲衆所懷七月二十一日復袁州萍鄉縣袁州總管高孫宣差來萬戶舉兵來爭夢應率衆

數百人遇於明府嶺戰數合殺曹千戶大小頭目北軍敗走未幾北益兵大戰北軍又遁殺來萬戶之子及頭目六人僵屍蔽野餘兵奔袁州會傳永新兵敗督府師潰衆謂事未可圖遂退獨于全所部據險待命已而湘部諸縣再陷北軍日夜環而攻之子全胸中流矢死子就遠盡殺之妻屬死獄無遺類希奭復醴陵遇北軍衆寡不敵死之一門三十口無免者夢應竄歸收淮潭散遺舊兵善捕鬪者無敢近己卯春丞相已執厓山已亡乃率百餘人間行入永新境依顏明叔後其衆疾復死散夢應母妻兒女皆沒惟一身存

馮子振傳

王純鎰

馮子振字海粟元代攸州人由薦授集賢待制與天台陳孚友善兩人豪俊畧同元史陳孚傳云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據案疾書隨紙多少頃刻輒盡嘗著居庸關賦首尾幾五千言閎衍鉅麗時爭購而寶之金華宋學士濂嘗曰海粟馮公以英詞博學著名於時下筆一揮萬言少亦不下數千言真一世之雄今海粟集散佚無從收羅顧挾君於書畫卷中搜得數十首及與中峯禪師唱和梅花百咏梓以行世梅花百咏入國朝四庫全書十八公賦見元文類

居庸賦不傳然而殘膏剩馥越數百年尙令人想見其含
毫抽緒文徽徽欲溢時也長蘄在元代文章焯燦者自歐
陽玠外惟先生爲不朽舊志載湘鄉人蓋沿舊湖廣通
志之訛考之元史陳孚傳註及顧嗣立元詩選皆註攸州
人 國朝乾隆初年攸西距縣治四十里村中有土人掘
地得一墓碑上題馮學士某之墓字跡不甚漫漶其爲攸
人確鑿無疑余景鄉先賢流風於先生倍切仰止因傳聞
異詞爰綴輯而爲之傳

王偉傳

翰林侍講

廖道南

蒲圻

王偉字士英攸縣人父靈由明經入大學累官江西右叅

政宣德間謫戍宣府偉年甫十四隨父肄業宣宗北巡獻
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中式順天宣德乙卯舉人登正
統丙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歲己巳北邊告
警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士民守廣平遷兵部職方司
郎中時邊圉多事文移填委偉援筆立就皆中機會少保
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已擢兵部右侍郎命出視邊警密具
方畧有小田兒本中國人陰爲邊患偉與謙密計誘至陽
和城伏勇士於道殺之見其隨行差役給以彼思其親潛
亾去自是疆場恃以無擾天順中爲石亨所構免官歸成
化三年復召爲兵部侍郎陳言二事一曰勤政務畧曰夫

憂勤者圖治之本逸樂者弛政之端人君一心之勤怠天下庶政之興弛所繫臣願開設經筵日御午朝凡有章奏果係急務宜召翰林並在朝老成大臣參詳計議在京各衙門若有機密事情並聽堂上官撮其旨要面爲陳說斷自宸衷庶上下無壅塞之患而政務不廢弛矣二曰專將權畧曰夫將者國之安危人之死生所繫古之帝王命將征伐徃徃假以重權不從中制是以將無掣肘之患兵有効死之心近年選任甚爲忽畧及至臨敵拘以常法宜乎前日之敗北也臣願自今命將假以重權或推轂以送之分闔以制之仍命自裨將以下不聽令者斬及有軍功者

爵賞並許便宜處置庶可以成大功而殄強寇矣疏上上嘉納之初亨誣于謙等黨逆榜行天下並誣偉同謀至是上特命追揭榜以雪其寃偉以謙爲言乃並毀之五年以病乞歸弗起至濟寧卒年五十二賜祭葬偉穎敏善議論尤熟於邊事史南曰臣嘗聞何燕泉少宰曰王士英楚之良也也先犯順六飛蒙塵百僚含憤皆欲效宋人迎取敵欽之策稽首虜廷則天下事去矣士英獨贊肅愍擁立監

國俾宗社幾搖而復定海宇阡危而復安乃又召募二命肇闢團營卒之載馘虜魄翊贊良運士英之功不誠豐乎贊曰
孽邊于犯六飛蒙塵龍沙地起瀚海波騰矯矯肅愍協心士英運籌決策宗社底寧

陳旺傳

浙江參政

廖希顏 茶陵

陳旺字功讓湖廣長沙攸縣人弱冠寓衢州開化縣補邑
庠正統甲子舉浙闈乙丑留京侍太傅錢瑄于公方起復
爲兵部侍郎以巡撫理部事先生以材武爲于公所器己
巳秋也先猖獗車駕親征土木蒙塵停警戒嚴賴于公輔
景帝卽位鎮定社稷先生以書上于公曰瓦剌得志由上
駕輕動耳今其勢必長驅而南我武庫軍資耗矣請令司
馬分道募兵司空蒐乘繕械九門要地以大將守之凡兵
當出營郭外毋自示弱郭外之民當安插內地毋令失所
通州倉與諸厰草宜令官軍運之毋以飽敵于公嘉其謀
授指揮使十月也先挾上皇窺京師先生設伏郭外從神

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偏賊營殺傷無算賊退進都
指揮使于公又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當宿兵
乃令先生副右都督某守之又捕磔奸人之爲喜寧用者
凡此皆先生成績可附紀國史者也天順復辟石亨誣于
公謀立襄王論棄市先生歎曰宵人得志吾屬當知幾矣
遂由宣府病免掛冠以行由江左紆塗歸攸憲宗初謁復
于公爵釋謫戍諸臣先生令長子袁入京詞驗時勢欲再
爲國家効力無何袁去杳然先生終歲鬱鬱亦遂無意於
用世矣廖子曰先生風度俊爽膂力絕倫於經史無不涉
而尤諳知兵法觀其上于公書及破敵功蓋謀勇兼備之

士也惜未嘗專闡未盡才之所用耳然而遠見於未萌避危於無形則先生之智於是乎不可及矣先生其以余言爲知己也夫

洪性傳

大學士 李東陽 茶陵

洪性字萬善別號漕溪天順甲申進士初試政刑部部臣疏令治獄踰年待次主事久之擢山西道監察御史成化八年奉命清理滇黔兩省軍政歷三載得數十人巡按福建一年釐剔宿弊官吏罔蠹又奉命勘南直隸諸府州籍不擾而理夙夜砥礪克有成績中外翕然稱爲材御史奏最吏部得上上考吏部薦以爲大理寺乃晉江西按察使

副使論者謂司刑之職在內爲刑部爲都察院爲大理寺稱三法司在外爲按察使爲副使外銓多取於內法司其官秩相應也凡自法司爲按察徃徃不勞而事集吏民知所儆不敢玩稱良執法其事體相須也公起刑曹歷御史巡按將任大理而出爲按察秩與事皆宜江西壤接南楚習俗無大異又其所宜處惟公本乎忠誠濟以英練與司刑職相始終所由佐上弼教釀寬大和平之休豈偶然哉始公舉進士同郡惟醴陵唐孔亨及余三人唐由南戶部陟四川叅議其清勤著聲實與公相後先而余廻翔館閣叨侍禁近數十年毫無裨補視公益瞠乎後矣今公沒世

數載美績彌彰爲綜其居官大端著於傳冀來者之聞風而興起也

易舒誥傳

大學士張治茶陵

易舒誥字欽之別號西泉宏治乙丑進士覆試先一夕上夢朱衣童子誦詩一聯及御試御河烟柳西泉律中有魚無驚戲影鴉失舊棲枝二句竟符所夢上異之改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四年纂修實錄忤逆瑾抗焦相南遷戶部主事正德五年復入詞垣七年乞假歸省九年以雙親在堂疏乞終養杜門十四載善俗之功居多本邑後進多所成就御史張公疏稱志向高遠進修靡懈事親以孝居家以

誠御史朱公亦疏稱理學日純文章偁古觀今日之子道卜他日之巨節嘉靖朝徵檄疊至篤志終養未嘗一動其心年五十三卒南海梁文正公曰西泉爲太史八年獨居深念志潔而道方貌肅而神遠文重館閣筆驚風雨其知先生之深者乎余初宴鹿鳴歸築書室將以潛心大業先生題聯云牛畝樓臺此日已懸裴度望萬間廣廈他年應慰杜陵思今先生之言何符契不爽也余能無景仰前徽而彌增自歎也夫所著詩文集彙爲三十卷先生舊號浯池因名其集曰浯池文集

龍光傳

龍光字斗垣攸縣人長沙衛籍幼穎雋不凡中嘉靖戊戌進士授蘇州府推官遷寧波府知府以卓異內陞吏科給事中先後奏疏十餘上如端治體正法紀速賑濟飭漕政減織造弭盜賊諸條多見允行河工告急與諸執政商確竭力協辦督山東漕務三載一切廢弛無不肅然就理諸台省會疏薦留有甘棠兩省冰蘖四知之語上可其奏並賜封三世後轉山東布政使循卓益著以疾卒於署歸葬西寧岐山子得雨蔭中書舍人次施雨廣東瓊山縣令

龍誥傳

龍誥字孔錫弱冠負才名正德三年舉進士授江西臨川

令隣邑東鄉有奸民嘯聚爲盜積歲未平公因接壤恐其滋蔓廼親詣東鄉諭以國法難干效順可宥賊知公英練皆投誠就撫東鄉令亦賴之遂以無事嘗因公便道省親念母老欲終養母促之行尋補戶部主事陞本部員外復奉使督賦江西疏免積逋累萬旋晉郎中正德十五年出爲南直廬州府知府是時天下災傷莫踰江北廬州逃亡過半公蒞廬撫綏備至值西北用兵催徵所屬本色馬匹民益苦之乃奏折馬價酌將見派本色馬五百九十九匹照前每匹折銀二十兩又設法隨宜區畫預備倉貯所屬無爲合肥八州縣共得穀十九萬九百餘碩後因民疊遭

荒田無買主勢且瀕於流亡酌照豐年時價給與官銀其田每百畝售十之二三餘皆存留使無失業仍於所售內指給牛種領種納租民咸稱便治廬政績丕著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復疏奏法常平以相時糴糶法義倉以置田增租法社倉以從宜歛散乞勅示廬郡各屬永遵成規上俞允之後又任廣西右叅政撫苗有功致仕歸所著有東洲奏議廬陽荒政錄諭民直言

蔡承植傳

修撰 劉同升 安城

蔡承植字槐庭湖廣攸縣人萬歷庚辰進士癸未殿試二甲授南直池州教授遷建寧推官歷任南戶禮郎中嘉興

知府廣東按察副使由南太僕卿致仕公素性澁泊持身省約居官數十年蕭然與寒素無異安城劉瀘瀟先生目爲清廉第一守嘉數年嘉故繁富地公以清廉化之豪右皆歛跡無敢侈嘗云宦中人鮮爲民最上則爲名耳蓋歎人心波靡鮮爲民者皆利薰之當時兩浙郡守有四君子之稱公其一也其由戶曹出總甘固鎮等處糧儲清屯政調邊餉理鹽法實有成效所轄官吏無縱無枉具見經濟一斑固非徒坐鎮雅俗已也或謂公通禪學爲賢智之過故守嘉時有廢寺基地爲勢家占悉募歸僧然此則折獄之平非果意崇釋氏洪化卿每稱公砥柱中流隻字不到

長安孔門家法原是如此何禱之云

劉泉傳

侍郎嚴正矩 孝感

劉泉字本蒙又字逢原弱冠通經做儻不羈督學錢塘金
公省吾首拔之郡守吳公道行愛其文令與同郡莊天合
太史李騰芳宗伯同肄業惜陰書院名動湖湘萬歷癸巳
恩選貢於廷前後五試楚闈四試京闈謁選授四川廣元
令時蜀有巨璫邱某創立稅局廣通三秦爲貨幣入蜀孔
道稅橫甚商人裹足公廉知局胥多廣人因緣爲奸戒胥
曰汝輩隸吾部吾得制汝短長命由是稅不敢橫廣例歲
貢金八兩有議廣可開金礦礦使將有事於廣廣人洵洵

公集士民曰舊額貢金少許尙無所出今安得有礦倘使
來我以官爭焉等遮而擊之可也使聞乃不入境廣有衛
衛卒數千額餉徵於順慶支給聽於廣往率徵賄於衛乃
發公嘆曰國家守要害宿兵衛精尅而軍匱緩急何恃悉
釐草之基年以母憂去任服闋又除蜀建始公陳情銓部
曰職前任廣元將母入蜀舟觸瞿塘石老母悸而病坐是
不痊古人迴車行志職何忍再入蜀銓部許易籤再筮仍
得蜀彭水下車值直指錄囚議死者繁公夜燭治官書曰
微文輔法其足以殺人如此因細檢寃狀出大辟七人彭
學宮舊在城外隘甚爲相地城內新之置書籍行鄉飲士

廼蔚興於學時乾清宮火有事土木彭邑多巨材故事探
木工商具揭報縣縣爲之核實請於司資在商者可銷在
官者可給例陳樣木每一具銷資五十金時上樣木百餘
具悉還其揭公廉直著聲爲順慶司李楚隨州某所忌陰
中於川貴總督降一級調長蘆塩幕前令彭水時荆商江
姓者領銀三千爲長沙王府取材木侵冒頃盡公懲以法
有刑部郎潘某守制家食贖干之不貸潘啣之至是適改
御史巡長蘆鹽政日公曰幕下僚得母有妨文酒乎公知
其意卽掛冠歸年方五十三奉其父廬於北郊邑有大故
長吏輒造請公條陳利弊勸不病民而止甲子大飢出粟
賑癸酉丁丑臨藍賊寇掠守禦多出公策家居三十六
載壽八十九無疾而逝所著有放園文集閒老遺編其言
多本經術有裨世道

蔡思穆傳

尙書 李騰芳 湘潭

蔡思穆字夢敬號熙垣同郡攸縣人萬歷丙戌進士初授
四川梁山知縣梁介夔梓爲徃來孔道公至申寃獄恤里
甲省徭役葺年梁民頌之戊子改江西臨川令臨川爲撫
州劇邑多積逋積蠹公廉幹英敏其教不肅而成拔陳際
泰於童試中辛卯爲房考官出門下者皆江右名宿甲午
報最陞廣東道監察御史疏再上惓惓冊立講學不報又

奏清冗濫詳列酌處倉米議收白糧開支粟儲審編行戶
四條奏內臣蔑法朋盜官鹽顯揭趙胡高三中貴通串彭
淮之弊奏倭情不測封貢釁不可開切指石本兵宋總戎
過聽沈惟敬之佞居言路甫而歲封章累上所陳皆軍國
大計乙未巡按兩浙首劾守令數人墨吏望風斂跡按部
歷杭衢金華三郡如金昆孫守惠之獄平反悉得其當於
時秋決屆期大計冗迫案鱗待閱勞瘁成疾自浙省兩疏
乞休其畧云巡按非卧理之官臣恙非易痊之疾臣齒雖
壯臣力已憊乞賜放歸以保微軀上許之旋里越三月不
起春秋三十有四公外貌溫和中介如石不察而明不操
切而斷釋褐十載爲賢宰官爲各御史施雖不遐道則尤
其斯之謂歟所著有砭已名言若干卷

劉宏化傳

尙書 趙開心 長沙

劉宏化字衡麓同郡攸縣人長沙衛籍十齡失怙茹貧績
學隨月升屋志不少懈萬歷丁酉與江夏熊廷弼同舉於
鄉熊寓攸久爲莫逆交庚戌與邑人洪雲蒸同登進士第
洪素講學以賢者自命公視洪無多讓釋褐兩令山右劇
邑以循卓著聲內遷部曹糾輔臣附宦官無少避議紅丸
移宮兩案勿株連引蔓有損國體於邊圉大計尤三致意
焉其奏議與洪雲蒸爲國子監助教時所上備邊任將疏

同一剴切天啟辛酉典試山東得士極盛壬戌廣寧失守
熊棄市乙丑下楊左諸君子於獄許顯純承魏璫旨誣楊
等受熊賄公具疏辨熊功罪又公揭保熊竟不行迨傳首
九邊而亦公怏怏未幾轉吏科給事忌者復誣以亦受熊萬
金幸璫焰漸息崇正初特昭雪之是時洪雲蒸方戮力東
粵公復任兵科晉太常寺卿轉南大理寺正卿無如門戶
角立朝綱日弛公既不獲大展其用遂引疾歸里家居不
營田宅不飾輿從惓惓軫念地方疾苦如爲大理時奏免
長郡額外派徵銀五千兩至今利賴洵無愧雲蒸同志云所
著有衡麓秘錄

洪雲蒸傳

大學士 楊嗣昌 武陵

洪雲蒸字化卿號紫雲長沙之攸縣人萬歷庚戌進士少
入塾讀志士仁人章曰爲人須如此師事安城劉瀘瀘徵
君喜玩王陽明文集又嘗訪劉養且問陽明之學先是瀘
瀘著賢奕編入仙釋數則屢修書致辯極論天下高明之
士溺佛滋甚不可復揚其波癸卯登賢書丙午建金仙書
院於里中集吳楚同志講學攸素有官船差又值檄查絕
產入官均言於院司罷之議分輕重監去囚長窘辱良民
之苦己酉劉徵君約建吳楚書院於攸東鳳山未成而卒
公徒步臨其喪作年譜及傳紀之庚戌會試出宣城湯霍

林公座師葉相臺山與縱談天下事謂霍林曰洪子王佐才不可忽辛亥除諸暨令父次崖公橐金寄之曰自用而羨周民急可也蒞任一載廉惠聲爲浙省最以直道忤監司被劾葉相雪其誣得不下獄甲寅里居講學時貴州有儆攸僻運餉未便言於院司調處免之乙卯改許州判時大龍白龍田宅淪於水乃與鄭守修堤濬河開荒置庄招集流亾又增修學宮講學西湖書院溺二氏者丕變著許州語錄丙辰除梁山令改昌平州學正至則捐金廣學校月講學課文凡三戊午遷北京國子監助教奏請增宋明從祀定學宮禮樂又疏言災異宜修省備邊宜以能職爲守餉不可吝以困軍需文武將臣必擇人久任重其權勿使中制留中不報己未陞南戶部清吏司主事是時民苦絹布難解難交官苦鈔難用乃建議易以銀有俸糧條議一書行之官民兩便卻水手銀以其出之民壬戌二月奔父喪歸里癸亥興文會於里或舉象山議東萊事致語曰不肯遵遺訓欲以此常見羹牆每會輒鳴邑不勝甲子賑里飢乙丑補北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時魏璫方熾公與楊大洪賀對颺自少定交至是皆絕跡其門魏銜之公欲有所發羅黃江止之曰君明於易理不思成器而動乎時原任攸令李在吏部有隙欲下石不得有隱者寄詩示避

公和其詩語中璫璫益銜之先是廣州太守閻陳某私其鄉人販谷士民激變辱太守且山寇海寇蘊崇囚停決至三千爲危邦魏乃以公代計不困於民必困於寇且州盤錯簿書蠅集兩省兵餉由太守發並可誣贓公曰鞠躬盡瘁利害何恤八月出都門別同志曰曾念王文成三人好作事乎予得此邦安知非竭才地十月至廣州卽盡心兵餉備變丙寅置常平義倉新獄詳慎不事鞭扑舊兩廣兵餉太守常侵漁且羅織富商得賄公力反舊習將士與商咸德之魏璫察狀不得嗣是璫敗得免於難戊辰覲歸增城寇肆掠公山間道搃其巢殲之廣州屢無年公平市價發倉廩三年百姓建生祠於省會己巳從化鐵岡賊鍾國讓出掠公力禦之鍾詐降分其黨犒之引讓見督院王數罪正法海寇李之奇犯內洋忠將陳珏水戰失利抱鏡自沉公痛之乃築鉤城鉤臺修戰艦措餉調兵禦於南頭寨虎頭門旋就肅清尋陞嶺南道副使庚午京師告徵援兵入衛院司議監軍人多難色公寓南雄卽毅然任之欲速赴以院司議將莫決三閱月師乃行六月朔度梅嶺遇老人授以書云來何遲去未知金陵班師一木支一木難支祀海瀝尋不見在途兩月日與焦叅戎及諸將領講求韜畧激勸忠義健兒數千所過肅然七月至金陵奉詔班

師疏乞便途歸省敷陳剴切著先憂十議未上至長沙與門人馮一第論學撰次所著易說評駁辛未夏至粵攝嶺東惠潮二道時流寇陳萬踞惠九連山鍾凌秀踞潮銅鼓嶂與曾閻羅賴大總等相犄角又巢寇葉襖婆張文斌鄒崖鼻鄧惺衷蜂起蹂躪嶺東南肆掠江右瑞金會昌福建長汀上杭四月破始興禍更烈於王文成殷司馬時公素議山寇海寇須大用兵芟夷不勦而撫爲害滋大督院不從至是特疏題請以公監三省軍公度賊必能勦而後能撫亦須先撫以分其勢而後可勦攻掠有內應非詰奸重懲不可又制其分掠爲官兵偵導必藉團練鄉兵飢民附

賊必發廩大賑策既定於是督師解永安海豐圍斬內應數百人招飢民嚴兩郡團練賊乃解散數萬鍾陳乞撫公佯許之令勿與曾賴援以分其勢七月陞廣西叅政由權責忌其成功或賀其去危邦公愀然曰粵民失余無救之者督院王虔院陸按院梁會同奏留以新銜監軍卽於惠郡督師力戰擒殺曾賴等惠境平鄭芝龍兄弟至公優禮之犒勁士有加令諸將勿忌其能九月督粵閩師會勦銅鼓嶂凌秀走九連與陳萬合公卽回龍川河源督調集兵困之冬鍾陳食盡果潰圍入虔公督諸將疾追壬申正月公先布兵扼定作魚釜大戰斬梟雄百餘令降賊鍾魁吾

誘各歸巢聽撫先堵銅鼓險地俾凌秀入石窟易地堵九連深地俾陳萬入樟坑淺地二賊消息不通諸將誘殺之是時官兵多被礮石傷誓盡崗屠戮公招出良民令報籍貫與難民並安插程鄉平遠治以保甲法活命數萬時殘黨突虔江右兵不能堵截遂入泰和四月鄭芝龍與張一傑五將共奏冠潮捷鄭因江右不與米糴且殺其團報遂旋師公聞之從韶入贛與虔院面議督調粵將復奏吉水黃牛捷秋賊復入粵擁凌秀歸巢文斌據岐山蠟燭肆掠公度賊起滅由附險雜處乃築長圍使民有定居將入圍姓名冊報邑令稽查無敢逸於是銅鼓自獻勅賊二百餘

程鄉平遠搜捕六七百流寇平陞江西湖西道叅政亦權貴忌成功也癸酉虔院陸督院熊按院錢會同奏留時攻鍾張於岐山蠟燭壁立之上石下如雨公密遣焚其儲糧絕其汲道找架天棚打後山水門寨破擒文斌誘龍川鄒崖鼻擒之並得真賊多人鄒黨盡殲又獲鍾復秀於雉雞隴山賊平按院錢疏叙公功第一賜太平宴赤白金四百公以金置長郡學攸學及家廟祭器寇平公復思王文成雖設和平善後然九連三面籌之未周於是入九連相地形議建連平州以和平河源爲屬修城建署不厲民捐俸五百爲倡且勘丈賊田入官立營屯兵調度得法工農趨

事九閱月工畢嶺東久旱公朝夕露處禮祈得霖雨龍川
建生祠祀之甲戌陞整飭山防伸威兵備分守嶺東按察
使從兩院奏留請也虔院舉卓異爲天下最不報亦權貴
沮之公初無怨獨慮海寇爲三省患議密疏會勦督院熊
不從公怏怏閱兵寓碣石詩云朝家倚柱石久矣悵空聞
歎將相無人也夏四月劉香老果犯海豐公舉前議熊又
不從五月香具帖求撫公令海防暫許柔之復請督院料
理兵機以戰爲守又不從八月公見瀕海諸城危如累卵
乃親鎮海豐知官民有通賊者懸聯署門云恃平生愛民
保民示化盜一腔血鬼神可質誓此時差役員役受撫人

半文錢天地不容回惠州報督院云賊情叵測請以才將
張一傑廉將阮應辰赴惠協心料理四閱月爲期督院仍
不決十月海豐士民哀乞親撫督院熊令巡道康承祖叅
將夏之木張一傑迫公同往海豐謝道山單車詣壘招之
公念不往恐有陷城之慘抱病而行謂康曰我生死在此
一行昔監軍入衛過梅嶺遇老叟今當應其言若三公同
往何異隋珠彈雀不如我一人冒險公等寓惠策應可也
康以爲迂乃偕行先是潮州指揮周孟震等受賊賄洩謀
致賊見其不至以爲僞遂留公與康張夏三人公怡然登
舟諭之曰汝能不掠百姓撫局必成康錯愕公躡足乃定

公曰讀易賦詩賊信其無他不知公與兩院書所驗放歸
差言撫所密達言勦督院熊欲歸咎康夏上疏云道將信
賊自陷登舟往撫被留臣實不知上知其罔切責之着戴
罪自效公累密約閩將鄭芝龍進勦又密囑省城各處嚴
守以俟閩兵三月劉香入佛堂門欲突省河偵不敢進公
諭之回白沙湖卽田尾遠洋旋聞鳳陽陵寢之變不食數
日四月朔後海水三日赤公喜繼而鄭芝龍至粵兵亦奮
賊驚惶無措請公出止之公大呼曰速速進擊勿惜我一
人貽害三省香遂加刃推落水巾官兵環攻香勢促焚舟
死康夏張脫歸鄭得香師余洛及諸賊並被擄人訊其詳

後數日朱叅將輩乘舟至田尾遠洋覓公尸遇逆風反棹
泊沙口於捷勝所小柘尾見大鳥悲鳴氣湧若雲近視鳥
張翼覆公尸也扶櫬還鄉所過粵東郡邑士民無不號泣
崇祀惠州廣州余與公同第同鄉於崇正十年曾具疏
題請贈卹十二年始贈右副都御史公穎悟絕人淹貫經
史所著有易說評駁許州語錄廣州運甓齋啟草小影詩
集紫雲文集

論曰有真學問斯有真經濟公自少講學景仰王文成卽
毅然以擔當世道爲仕自筮仕諸暨許州昌平歷南北部
曹坐而言無弗起而行其行之不遠用有所局也迨一麾

出守十載東粵龔黃頗牧一身兼之卓異爲天下最當山
寇蕩平建城善後與文成後先輝映矣向使督臣熊文燦
早用公議思患豫防則公之靖海氛一如其除山魃而從
容奏績何至促迫往撫單車見留哉然而自冬徂夏嘯歌
賊艘明緩其鋒陰圖其隙三省害除伊誰首功惟是權貴
內沮不獲叙績易名上諸史館論世者有餘慨焉相傳公
少時有異人劉邈邈謂之曰君文質彬彬惜不用於北而
用於南夫用於南又曷能罄公之經濟哉

文本學傳

大學士文震孟長洲

文本學號雷山湖廣攸縣人天啟壬戌余同榜進士台仙
兄之大高祖也是科震孟廷對第一興楚北夔陵宗弟安
之及台仙兄皆指使春元公裔同赴瓊林一時稱盛台仙
因出其大高祖雷山公行述屬震孟撰傳按公族由江右
固塘遷攸余族自衡山之蘇州房望各立而譜系最近公
大父廣慶大母王氏考雲庵母從姑氏世以清操積善著
聞鄉里公起而崇仁恢緒建義倉增祠田興水利貸耕種
不責逋葉語在人於今爲烈其大者如宏治間江南游饑
有夫鬻其妻父賣其子自存者公聞而惻然遂出家貲運
米二千餘碩下洞庭泊鎮江時來往商客絕運者八九日
米價百錢不盈升貧民無所措手有商某米十數艘以利

倍將昂價公詭勸曰我亦販運耳視此鵠面鳩形奈何請賑之某不可議減價後感公義亦蠲米千石南徐爲江左大郡於時全活飢民甚衆旬日川運繼之民賴以寧大吏以公倡義上其事勅授義官今闕居之承恩第所由昉也公無半通之縮而不吝數千金之貲涉江數千里而遙存心濟物所全不可數計此舉事甚鉅而造福於無涯也是可傳載以垂不朽云

文士昂傳

侍郎 郭都賢 益陽

文士昂字台仙同郡攸縣人天啟壬戌進士初授四川華陽縣令地苦燥多不耐旱公至大興水利修築陂塘教民設筒車轉水連歲大熟民建生祠於邑尋晉工科給事中值陝西河南大饑特疏請勅撫臣賑發無拘常例兼邊疆時警中官監軍屢陳文武將臣掣肘之弊本邑大洲堡在南鳳嶺在真兩處關隘爲奸宄出沒之所奏請分設巡司復出爲威茂道陞雲南叅政整飭臨安兵備諸酋感頌臺省上其功轉太常寺正卿崇正中告假歸里時臨藍賊犯攸奏請改建磚城甲申闖賊陷清河獻賊焚皇陵南北隔絕徃狂山谷卒能全節

王節婦傳

等節 翟 瑩九 衛 谿

文母王孺人處士諱積善字廣慶公繼配廣慶先娶劉生三子孺人之歸廣慶公也年十九逾年生子鉞甫三歲公一死孺人青年又遭家故嫡母三子俱長大所遺田產孺人

不甚悉熒然孺子弱勢實可危日抱孤兒哭於室每氣急心痛嘔血數升瀕死者數後分遺田十餘畝佈人耕粟入多不如數益無可告語者晝夜紡績足跡不出戶接待嫡母子媳如賓故鎮日相安每篝燈課讀則舉家故談笑以激鉞鉞厲志由庠入監期滿授職孺人守志三十五年卒孫三本學恩賜義官本憲諸生本運舉宏治辛酉鄉試余同年友也當同年持祖母行狀哀且請曰自吾祖沒後吾祖母苦節堅貞遜心抑志有述不勝述言不忍言者噫真渾厚之詞矣不欲違其意畧存其概云

洪節婦傳

江應鼎 邑人

洪氏攸東鄉人邑廩生龍天衢妻大叅龍公東洲誥之媳
總憲洪公漕溪性之孫女也方處室時靜默純厚年十七
歸衢衢性莊不苟語笑相對如賓洪敬慎事之無少拂甫
期歲衢病卒且無子洪哀泣悲號飲食不入口者數日欲
自絕祖姑譚大安人力釋之乃止嗣是命老婦環視之越
數月謀爲夫卜葬遣女僮謂役壙者曰壙右少留隙地人
弗解其意及就葬卽撫壙大呼曰吾留此以待死他日得
與吾夫同死所則瞑目地下矣遂縞素孀居形影相弔雖
三尺之童不得入褻常不敢有惰容歷四十餘年竟弗踰
歲壬申洪六袞有六矣適余歸自滇先是邑校士人以其

狀白之有司有司白之臺省臺省以粟帛獎問之如九十
數舉時代巡雷公督學毛公爲之表揚中丞汪公疏於朝
宗伯王公可其請天子詔曰兩間正氣萬古綱常旌其節
且優恤之夫節義古今所難士方窮阨時以節義自期迄
釋褐登仕輒顧寵懷私曾不知窮居之所求者安在洪日
不省字冰霜之節白首一日昔曹大家作女誡惓惓於天
不可二之義范氏後漢書蔡文姬以文詞入列傳君子疑
焉歐陽公五代史特著死節傳此在上世所難况後世乎
在丈夫所貴况女子乎嘗考郡志漕溪東洲二公爲時名
鄉並祀鄉賢洪氏爲婦而節義凜然臣道妻道一也忠節

聚於一門豈偶然哉

龍起田傳

國朝 陳履謙

龍起田字見菴少好學治春秋寢食俱忘登順治丁酉賢書當謁選授縣令時三叛甫平所在橫征大僚坐肥與爲有方禍敗立至無方則百姓愁毒先生乞改授閒官除靖州學正而靖州舊例士子錢糧儒學徵收獄訟必先理後達先生除外耗請托賂遺不行鑒部嘉其能委署靖州代覲賜勅寵錫有加遷漢陽教授諸生巾卷受業藹如家人年八十以老乞歸又數年卒先生志高而性溫胸貯經籍而無放言高論居官廉潔著有澹園詩集

歐陽始亨傳

陳履謙

歐陽始亨字晉侯號南雲少尹理南先生長子也弟廩生應亨震亨悉善屬文同懷相師友中順治丁酉副榜遊京師總憲長沙趙公洞門延譽相國高陽李公坦園李重其淹博命二子受業且以先生通達治體凡有奏議每就商確時楚地遼瀾省治偏處東北隅中隔洞庭錢糧獄訟多困於風波盜賊大爲官吏百姓患康熙甲辰特命偏沅巡撫移駐長沙增設布政按察二司統理湖南七府二州先生與有力焉初相國李公特疏論薦詔隨征陝西大將軍圖公偉其器識假節司馬有功特授陝西延安府宜川縣

令時流移未集公政簡民安歸者輻輳未及報最卒百姓
哀思之著有楚詞定本康熙二十一年 詔崇祀鄉賢

陳之駟傳

羅典 湘潭

陳之駟字桃文歲貢生世家於攸生後於熊漢陽劉黃岡
康熙十九年庚申督學蔣慎齋得試卷驚爲鷹翻摩空雞
羹在望再後則督學潘書原日以蒼古奇崛不顧俗眼側
白圭平知已僅是桃文曠代軼才稽經誼史不爲口耳學
古文自秦漢而下貫穿陶鑄目遠心空得古人深處乃見
古人淺處其畧具於集內所選歷朝古文序言制藝不下
數千首比諸臨川大士梁間物所爲古文詞沉博絕麗漢

魏六朝共燼而治探諸靈府妙生成聞有別錄一通乃
深至所傾漱晚歲目盲爲無識狡取今傳於後者制藝尙
可掇其尤古文詞零落無從採輯其宗人思邁汲古士也
曾梓島孫集十二卷多方採輯存十一於千百不盡可存
以不忍割愛存之卷首卽島孫記攸春江陳太史云此記
近二千字文筆之古一空仿像當時劉黃岡諸孫見而詫
異因卑禮訪焉乃爲指示原原本本今刻本流傳割裂失
真識者辨之太史之言盖有所自云

論曰當熊劉競爽文壇正桃文習靜山中時也雄雞一聲
天下白三楚起衰功能熊劉而後又以桃文爲首庸焉沉酣

今古開闢戶牖及門郭青來輩不免望洋彼其非道不徇
經訓自娛長洲韓宗伯崑山徐司寇屢折簡領之而已若
桃文者其不朽豈獨以文哉

劉登庸傳

邑令陳溥

劉登庸字尙馭歲進士少慧長益健於文植品清峻日與
素心詩歌投贈有奔競者切指以爲戒孝友大節尤卓然
厚自樹立嘗曰德行本也本之不敦他無論矣邑有割妻
子危性命類能出力保護至於今傳頌不衰吳逆殘攸奉
二親守祖舍戈擊馬鳴誦讀不輟子二長樹蔭邑增生次
樹棠郡庠生

論曰士君子先品行而後文藝尙馭之植本庶矣命以其
才出所學以設施於民豈畫餅者可同日語哉今尙馭往
矣讀家訓十二則其懿行可想見云

劉傳松傳

陳大受

祁陽

劉傳松字耐雪蔭山其別號長沙攸縣人司馬晉仙公仲
子少從學於曾祖月三公誦書能自句讀無戲言動見者
咸目爲理學名裔總角補弟子員及長沉酣經史流覽百
家務悉其底蘊而一貫之以發揮旁通於四子經義奄有
荆川思泉遺韻前後督學姚潘岳王董李繆數公交推許
之數奇竟以明經終所著述多自茶毗以不忘受知名宿

故僅存試草一帙當時文體波靡賣菜求益市瓜取肥真氣蕩然無存或變爲剽掠字句則又以艱深文淺陋讀耐雪文穆然見典型焉生平孝友性成父晉仙公下世哀毀成疾母陳安人嘗邁病躬侍湯藥經月不倦常做范文正公故事廣置祠田宗族咸義之有周媪爲先生乳母後沉病經年忽晝見二青衣猙獰怒目抽刃授之曰汝呻吟聒我可自刎媪倉皇失措適先生來省二豎趨出嚴正足以驅邪媪由是愈鄉民袁君弼鄰家有鬼物頻劫去財物及袁相率立廟以祀崇如故先生詣其地草文檄之火其像遂不復爲患人徃徃埒之狄梁公訓子先行後文嘗曰吾生平所爲家庭本分事孝慈之理在人心顧能勉不能勉耳後生勿徒銳意取科名少安母躁學乃有獲車欲其微不至而樸屬也不然必裂爾曹宜自勛也諸哲嗣皆能世其家學競爽騰芳長介輝選貢重輝有輝其輝相繼舉孝廉一堂砥礪并與湖湘知名士共相切劘焉 湘西李東黃先生讀中丞陳公所作傳係以贊曰士讀書百卷不能發名於時登承明之廬操三寸管則當鍵戶於山陬水滢間上下千古成一家言先生之先有文塚焉今猶有過梓州堯率寺而吊之者自齷齪者不厚培根柢徒修飾枝葉以希榮一時君子噫之余讀先生遺稿慨然想見其爲人昌

黎有言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彪之以文其信然矣

向允疇傳

陳履謙

向允疇字禹錫以明經起家司訓巴陵嘗置酒岳陽樓集諸生臨眺互相酬唱轉南昌二尹廉慈小心氣恬而內剛其事上官以正無媚詞曲恭故上官亦雅重之分理爭訟成而孚人亦樂輸其誠號爲無枉公江西舊制二尹徵收漕南二米後遂并於長吏而責成如故同僚約請於各上憲無枉公曰利害相倚伏吾不獲此中贏餘害必不及官舍遽廬耳何戀戀哉南昌令盧炳事之如兄臬司黃常集大僚暨縉紳上元後高宴後張令佐先期奔走者且浹旬

無枉公曰在署豪飲絕跡不往視客勸之則曰吾豈效淳于生一斗徑醉哉先生有恒業衣食聽子孫自爲理余嘗過廬嶽便道訪之會臘杪雪封盡歡者三旬因謂之曰君以官爲家無簿書之擾蒲鞭不設目前無俗物胸中無俗慮優游麴蘖之鄉豈讓梅仙令獨步哉年七十有四巡撫馬題授豐城令卒於官明年其子命葵扶櫬以歸

劉光鈺傳

陳履謙

劉光鈺字子美歲貢生爲邑文學友望先生長子有志操慷慨敢言以禮自持而樂於成人之美康熙初吳逆驛騷楚南子美與友望先生靜鎮不撓偕諸弟歛跡講學嘗歷

主族政奉祭田歲入租五十三石介而善裁族人薰其德
瞿然顧化子姪常請業族某公見其困乏給近郊田三十
畝族有鬻田於公者久之索歸許實不持璧公諾曰無庸
計年穀之入足以償矣比鄉里曲直糾紛莫決得公一言
渙然冰釋有爭論廛舍者價輕重不得其平領篋給之無
吝常薦張某館於湘潭某家張如期往則或屹然高座談
經矣慨然曰寒士豈堪虛此終歲計如數酬之邑重大公
務必竭力勤事期底於成諸目擊顛連無告必隨其力爲
之曲全然絕無慷慨然諾輕財好施之態蓋其天性慈良
一出於自然也雍正癸卯卒年七十五几前座右罔非箴
儆訓子孫一以聖賢志趨爲的屢請鄉飲賓不就昔孔子
於春秋名卿獨許叔向爲古之遺直吾於先生亦云子應
源有志行孫樹人早卒樹香慤謹能讀父書

陳葵傳

陳夢元

陳葵字向父又字蘭洲余爲同姓叔行蘭洲年長余數倍
余嘗出詩文就繩削不敢以族兄子行隨衆稱也烏虜蘭
洲古學矯翼厲角橫鵝捷出湖嶽衡潭間壯盛迄耆年軒
眉扼腕舞咏戚歎不知於誰而作乾隆戊辰春二月伯兄
采侯下世窮窶悲戚莫知存活余嘗薄暮出東郭過蘭洲
草舍蘭洲
携余手步石砭臨沙汀褰回江上指江岸百十年前在南

岸遠數十丈茲沙地從前原非洲對岸茅屋老樹俱當日
帆檣上下出沒隱見處顧望太息悵悵依然吾攸自島
孫丈以六經左國秦漢魏晉之文俶儻瑰瑋奮迅楚南北
攸學者至今知古學崇尙吾家蘭洲續振聲響故選學衍
繹實有師法癸酉試於鄉蘭洲與余鄰號舍據案兀傲筆
不停綴文不加點迨日西余首藝未畢蘭洲曰毋過苦毋
大耗悴於此事後余中式越明年舉於禮部預館選旋乞
歸侍養蘭洲迂余喜曰抱此區區藉子光潤老人不腐哉
余諾之烏虜蘭洲殆晞余得霑祿有所資以梓其集而廣
侈之也今者蘭洲下世廿餘年矣而余以手疾坐廢林泉
端憂多暇秋草雨濕秋江澄映感舊微吟永日不怡屢念
古學吾宗人有克負荷而耀文采乎蘭洲介節亮直兩孝
廉爲賢考紀存待入志乘毋庸余贅烏虜心存不忘余之
私也盡焉志余私輯入春江課存爲作家蘭洲老傳時乾
隆乙巳壯月秋分後五日夜雨僑寓澗上書罷是夜永懷
際曉而不成寐

蘭洲晞高慕古長想遠思古詩學選學太白平生雅不嗜
杜韓詩筆間於元次山稱引諷歎古賦及雜文出入兩司
馬楊班之間湘潭陳學田觀察曾刻蘭洲雜編於浙西余
攜至京師亡友郭昆甫一見把玩太息又著有如如經解

亡友林半霞太史亟歎妙絕卽金剛經也經板存某所雜編板已燬芳馨藻韻猶留吾几案衣袂能無盡然愴憶乎

陳夢元傳

文自炳

陳夢元字涵一又字體齋自少好學深思孤沉迥造乾隆癸酉與星沙余存吾同受知房耆學都管公卧村管公得試卷詫爲嘉魚替人甲戌聯捷踰年歸養折節雲陽先正探墨香閣之藏辛巳散館授檢討先後居官十載供職外

惟顓顓服習與竇東舉姚姬傳諸名宿相討論絕不以馳逐聲華銷鑠才具最後交休寧戴吉士東原東原與同年月生呼之爲兄體齋勤於許叔重之解字鄭康成之詁經與東原符契東原著述等身其原善三卷孟子私淑五卷恒寶蓄之數以示體齋兩人相眠莫逆也乙未春南還東原作序贈行悉知己之言居林下廿餘載講席孤鐙淒神珠骨觀書多日見所不足記問詳日砭所爲非古文詞凡數變觀戴東原所云心細悟生無訐語無俊氣可知制藝亦數變觀竇東舉所云渾渾流出雕琢鋤耘俱化可知晚自訂春江古文四卷詩賦五卷制藝七十首矜貴簡檢不

肯一毫率意鹵莽曩所刊杓藁諸編淘汰無存由壯歲至垂老夙夜矻矻辨別欺慊求古人爲己之學以溫故知新經明而行修於是乎爲庶幾焉

論曰吾攸陳桃文先生有起衰之功於楚越數十載而體齋繼之是攸之儒者可僂指也楚南自雲陽彭石源先正以博洽震都下而曠岫嶮羅真齋繼之體齋與余存吾又繼之是楚南之儒者可僂指也名山之藏殆不偶然爰約論之以俟知言者

陳惠傳

武陵趙慎畛遂樓

陳惠字仁五長沙府攸縣人文學浚軒不仕定遠嗣西同

年選貢叙齋伯氏也生四歲母劉見背九歲屬文詞下筆洒洒千餘言自成機杼不襲古人某家畦町自秦漢魏晉六朝暨唐宋以下諸傳稿悉手抄攝其源流大指嘗謂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意有所會非粗畧遇之獨處紫金書屋終日危坐雖盛暑嚴寒足不踰戶限事繼母袁克孝小疾藥餌必親調少攜叙齋入家塾一日講中庸天命章自卯達日午娓娓不倦叙齋亦恍然悟其教人以小學爲先每慨然曰士生斯世不能俎豆馨香樹士林坊表徒執筆嗟吁學舉子業以弋取榮名誇耀閭里有道恥之邑先輩劉經雪目爲國士湘中李仲枝高士呼爲小友與衡山曠

六柱太史同甲子太史適寓潭州旅舍慕其名殺刺謁避之既而曰余非羞作雌甲辰無因至前有按劍相盼者嗣是六柱宦京師遇攸士必詢仁五嘆曰海上成連可望不可卽獨行君子也族姪明經錫東邑知名士嘗語人曰吾雖從族祖淡軒先生遊然文章行誼得力於仁五叔爲多其鄰邑學者炙其片言緒論皆騰踏去乾隆甲午褚筠心學使試湖南古學以麥秋七辨詩置第一旋抱病歸年三十卒疾革時猶惓惓以修德砥行爲訓生平著述甚富不自收拾脫稿多爲好事者持去所存僅紫金書屋詩文集四卷余讀漢書儒林傳曰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心嚮往之孝景時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至平帝時有甲科乙科丙科爲郎中舍人補文學掌故有差今仁五遺行芳躅有古大儒風而天之困阨若此士固有幸不幸焉歲庚戌京邸余與叙齋往來密青燈夜坐叙齋談及伯氏輒潸然余備諫垣後魚鴈沉杳今春遇攸人得悉仁五子錫章弱冠補弟子員旋卒孫星階善屬文年二十一亦卒悵悵者久之因綜其梗概而爲之傳

劉壯之傳

洪謙

邑茂才劉壯之字勉行學博梅岑先生季嗣也爲余族館

甥時有玉潤水清之譽幼善文詞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古
人倚樓磨盾不是過也嘗謂余曰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
當學杜子美余時以其言爲夸然已心異之矣童試屢拔
前茅往余假館保寧禪林勉行來學余嘉其天才出羣不
欲以弟子目之而勉行執經問難温如也嘗於魚鐘闕寂
漏下三十刻伊唔琅琅聲出菩提樹杪余曰以子之文博
一衿如拾芥耳無自苦也勉行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
耕道者得道獵德者得德學未至於成名猶不獲不饗也
寧子之言曰人將休我不休人將卧我不卧則可以達矣
是秋舉五經博士弟子員時年廿四也當梅岑先生歸田

之歲苜蓿風清蕙蘭日麗過庭之暇色養承歡乃益勵學
問見歲若月簡鍊以爲揣摩會有句云四十五枝紅桂秋
折來應在最高頭其自命如此無何一試不售輒爲造化
小兒所苦長吉不年遽赴玉樓之召子安無祿空傳滕閣
之名文章憎命達豈信然與顧或謂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不知無用之用其勉行之謂與抑知知白守黑終歸無極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有莫測其變化
之所終者顏回非夭錢鏗非壽也故曰壽者物以其性人
以其仁仁存於心爲德仁發諸言爲文今勉行有文而勉

行壽矣且勉行有婦能節有子能文有孫能早惠而梅岑先生皤然八十餘叟猶能出所藏書訓其子訓其孫斯不亦可傳者乎

賀節婦傳

總河 陳鵬年 湘潭

節婦賀氏文學劉光詔妻光詔爲宋相國劉沆嫡裔歷明遷攸數傳生鄉飲公宗樂善好施鄉飲公生經歷公學春博通經術當事聞而旌之未授官卒經歷公生文學公儀升以詩禮世其家與季弟儼升競爽文學公生光詔公公生而英雋淹貫經傳尤善楷隸氣度冲和與物無忤歲庚申與余宗天放兄同受知於督學蔣卒因諸生不獲伸其

志方劉君捐館舍孺人年甫廿九遭家不造兩世早天先業日蕭索遺孤熒熒孺子立時戎馬甫定孺人鍵戶山居朝夕督課遺孤嘗泣謂諸嗣曰汝家世清白勤學問幸一經相續汝輩讀書立身無替先志吾甘荼如飴矣嗣君石齋總髮能文章歲乙亥冠邑校軍拔於岳學使觀其時藝有英爽氣族明經子美公贈句云容止當年楊柳文章初日芙蓉所見果逮所聞余旣惜其先人早世而尤幸孺人甘節福廕無彊也會公車北上匆匆別去吾邑張豈石張貢五諸先生暨攸邑中書蔡文中進士王孟節往來都下尤備悉孺人盛德時石齋已食餼每課校必冠時流督學歲

科試優拔賞鑑他如撫軍王藩司施臬司遲探風時俱以首標石齋姓字爲快以故鄰封有司爭延置幕府品題後進一時咸目爲珊瑚鐵網各郡邑從遊私淑樹幟列旗者半屬桃李石齋嘗寄示壬午丁酉辛卯三科薦卷及歷試草浩浩落落無蔬筍氣猶厄於數比之下第劉蕢余促遊金門假息太學以遂高騫而石齋恬澹安之若素惟以瞻依膝下視膳定省爲歡且惓惓季弟早世督課諸姪因歎石齋之孝友不衰知孺人之苦節爲不負也石齋嘗慨然以世道爲任羗邑利弊興革必躬先率作忤當事弗顧賴趙潘兩中丞太守崔以國士待故遇枉卽伸而亦孺人諄諄韋佩之訓用克成令子之賢孺人春秋六十有一亮節高操應邀當事懿褒知必有闡微發隱以光耀史冊者余且拭目俟之辛丑臘適宗人蘭洲南旋敬援筆以志其畧

周節婦傳

陳履謙

周氏適江西醫士子張子揚年十八夫卒葺夫履履之如外履周旋終身補綴若集腋起居一室狹小露井雨注則盛之以飲內外限童子不得踰奉大士火必達曙不成炊賣米呼門外若有召者諸所需亦如之鄰里觀感或泣下曰至誠格神親舊或存問謝曰枉顧念我耳真念我終身勿枉顧當始寡時遺孤未周內外無總功之親年未四十

孤殞復獨居三十餘年乃卒卒後髮不可櫛夫履始委置
床頭猶端列若雙鳧焉

陳子曰周節婦世稱奉大士所需皆應念陋矣彼其守義
堅貞形影相質神明貺之乃炯炯也諒哉

謝節婦傳

武岡知州 陳 佐

楚南攸邑蔡元宰之配謝孺人者安仁進士辰山公姪女
孝廉竹塋公之女也諸昆弟舉明經者二列費序者四孝
廉課兒輩書孺人與焉凡內則女箴列女傳罔不成誦索
解年十九適元宰次年子謀禧生又次年而元宰卽世爲
婦未三年生子甫半週舅姑在堂遺孤在抱恒產薄田數

畝遺業敝廬數椽欲死不可謀生不易而孺人慨然厲節
冰霜以媳代子以母代父茹荼盡瘁其甘如薺昔人謂窮
而後節義見今得之巾幗中不其難乎抑尤有難者舅姑
以慟子故漸染沉痾常在床蓐孺人侍湯藥無頃刻離數
年如一日其先意承志俾得終夫天年者微孺人之力不
至此孺人之稱未亡人也謀禧襁褓中卽教之識字甫數
齡遽命就傅夜火篝燈躬親課讀稍有倦怠卽嚴飭之以
故能讀父書端品行入咸謂蔡氏有子矣謀禧生男二女
三孺人以爲蔡氏一脉可延足慰所天之靈於泉下不意
迭覲閔凶兩孫繼殞禧亦積憂成疾而沒孺人一生始哭

夫繼哭舅姑又哭孫旋復哭子慘及三世血淚幾枯人聞孺人之述邇未有不爲孺人悲者而予於此竊有感焉世之以鬢眉自命者享庸福號素封咏偕老歌螽斯其於植綱樹紀毫無所裨以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道而孺人苦於寡苦於貧苦於舅姑之老且病毅然操其定志定力以不可爲者聽諸氣數以必自盡者責之一身迄今年週甲矣士人無少長皆嘖嘖稱節孝仁慈不置此巾幗中奇男子其有關於風化者甚大予仕楚十餘年來凡遇克敦大義者輒樂得而表揚之署有西賓乃菴先生於孺人爲叔嫂行與談及家世道孺人行誼最悉每以旌表莫獲如願爲憾余因慕孺人之節孝而嘉乃菴之志爰亟爲之傳以待後之採風者

賀烈婦傳

孝廉 張九鉞 湘潭

劉烈婦賀氏攸縣賀秀發女字劉臻隆子光禮劉固望族湖廣通志載前明旌表劉欽道妻蕭與妾馬雙節羅文恭公贈詩人間鐵石爲心膽天上銀河洗肺肝者氏之九世祖姑也氏年十餘父贅壻於家壻穎慧九歲能作擘窠書亦解諷詠伉儷殊篤兩載壻嬰疾劉家以醫來氏父性慈且執拘厲詞謝去自投涼劑病益劇劉家迎壻歸氏欲偕父執不肯以何壻死父遂蓄他謀戒家人秘不告氏半載

爲婢泄氏搏膺捨地欲身殉念有遺腹或可生男承夫祀
廼生女甫三日父竟裹灘涎血雛擲歸劉給氏曰汝舅姑
欲迎女也氏無如何日飲泣猶冀父許在家守志數月後
步中庭見新奩具燦列駭問婢婢曰姑尙不知耶已改許
馬家郎嫁有期矣氏齧指誓天決死計恐其父覺顏揚揚
如平時而陰謀取黃藤根黃藤根者卽水莽俗稱斷腸草
也氏僞爲毒瘡數處取篋中膏藥貼之適老僕過氏呼曰
吾苦毒瘡聞黃藤根塗可立愈盍覓以來僕愕然曰此斷
腸草也氏笑曰吾年二十豈不知特依古法以毒攻毒耳
濯之再廼采以進氏大喜擣汁吞之遲明遍召家人與訣
曰吾夫死不能殉又不能撫孤事姑婢陷大不義罪不可
道何醜顏偷生爲吾已茹毒草必死死必以喪歸劉氏不
然吾目不瞑也父聞之急和解藥逼氏飲氏堅不從父批
其頰者四竟以死拒父亦無如何先是氏將壻家釵釧衾
褥盡捲令送歸至是閉一室獨卧片席中夜毒發腸寸寸
斷指攬席皆碎裂鄰人聞號呼聲悉爲傷慘氏死後父益
恚甚薄斂粗棺大雨身出渴葬亂山中劉氏爲請者屢今
猶未許歸喪云

張子曰吾主講東都修偃師鞏永寧三邑乘已請旌外搜
羅窮簷苦節凡千數其截脰雉經投淵仰藥者更詳登以

廟世若今攸邑賀氏之捐軀完節尤勇烈且慘矣請諸朝而荷旌何愧蕭氏馬氏一門雙節哉獨怪氏父亦具有人心迺以溺愛失大義尼其歸離其愛奪其志速其死背其遺言若以仇讐視女者豈天憫氏苦志而故使顛倒悖謬以逼成奇節耶抑紫雲攸谿山川雄鬱峻削之氣百餘年再爲洩發而氏適以身當之耶柏舟之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蓋欲爲親者諱而不得也悲夫

劉振寧傳

邑令田彬武清

劉振寧字世清世居攸北小冲自其幼時爲大父所器嘗予以私金觀其識量寧曰大父無私寧安用此由是益鍾愛之比長力敦仁讓有庄曰蕭田形家稱吉壤會建宗祠族衆欲擇此地寧獻址焉父同懷兩女兄一適劉一適張俱無子寧婉爲兩姑丈置側室均得延一脉同里某世單傳連喪偶曾以田售寧寧勸再娶因還其券助之或強併其朋管之業寧謝曰昔虞芮讓閭田何爭也其人愧而止他如助修橋路周恤困乏罔不行其心之所安允若斯斯其賢矣癸未春余因公至其里得諸鄉評僉曰真質行長

者爰撮述之以示風厲云

譚元豐傳

王純鏹

譚元豐字仲儒與余兄孟節少時讀書司空山以文行相切劘稱莫逆交及余兄捷南宮宰安肅而豐優游林泉爲質行君子事無鉅細惟古處是敦族有蕩產者完其家室使相保聚主戶政十餘年公正不阿族人胥感化癸未歲饑豐憫閭左菜色發廩減值有貧者債迫謀鬻妻出貲償之道拾遺金廉其實立還之至於急病讓夷捐貲成美罔不確有成效夫豐非夙稱倚頓而所行若此彼擁厚貲視同儕顛連不少顧聞元豐之風其亦可以愧矣

羅貞女傳

庶常 羅廷彥 衡山

貞女轉姑族姪德安之女姪孫榮高之姊今篤毅篤光之姑母也幼端慧工紉組甫笄許字陳氏未婚而壻殤聞訃哀毀依母氏陳矢志不貳踰年母疾卒榮高僅六齡轉姑事堂上孝撫弱弟慈捍擋井臼殆無虛日未幾德安卒有覬覦榮高孤產者岌岌然危如毀室轉姑折以大義覬覦者輒歛不敢肆無何榮高又卒篤毅篤光俱未成立轉姑偕姊氏楊料理家政延師訓課並教育諸姪孫今篤光登上舍姪孫慎璠入仕籍慎璠隸黌宮皆轉姑教督力也卒時年六十有八篤光輩視殮環泣不啻若子云

論曰天地正大之氣不鍾於男子則鍾於婦人故婦人之
柏舟自矢從一而終者則爲彤管書之綽楔旌之所以正
倫紀而彰風化者意至深遠也然此乃爲已嫁而夫死者
言之若許字而寡則旣無合昏同牢之誼自可免再醮失
節之嫌是以古今所傳節婦恒多而貞女絕少而况四德
具備如吾族轉姑者乎余自庚戌通籍後緣謁祖過篤光
家早悉轉姑顛末茲特爲表而出之亦可見巾幗女子冰
霜勁節有鬢眉丈夫之所不逮者名曰貞女夫何愧焉

記 山川類

司空山記

唐 蘇師道 潭州刺史

司空山者按梁任彥昇述異記云司空姓張名昂字巴王
清河郡人齊明帝時仕至司空及東昏侯嗣位政尙煩苛
內不修禮制外不聽臣諫縱恣穢行害虐生民令宮人作
散絆髻百姓爭學之又作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司空乃
興嘆曰正直不任而耽女色齊國將亡矣遂具奏闕下掛
冠東門請休詔下不許乃曰君不任臣臣今老矣人生所
貴者在乎適意耳詔乃許傾朝餞送司空於是攜家去關
息樂林泉聞有勝境雖遠千里未嘗不一訪尋蓋欲希長

生以避世也自此遍歷名山俱無可樂處忽一日有叟至而告曰瀟湘之南有壽山山有朱陵洞可以樂隱何不適此司空欣從其說遂領家人入山操舟沿流上洞庭而造焉仰瞻巒嶂俯視流泉浮屠舍宇環疊左右乃嘆曰奉教元皇身心清淨僻居一涯杜絕澆競安能與世營營乎遽聞洞南有麒麟山者漢代蘇隱真人隱此得道真人白曰駕麟車而冲天以是得名於是傾家南來登山四顧雲岫回合松蘿蒼鬱泉源清冷乃曰此足以樂吾生矣遂命工於山之十里間披榛剪棘營三十餘室居焉復令家人四時應候以耕爲事將以給晨昏山中築壇瞻斗旦夕誦太洞真經三十九章忽然天籟起猿鶴鳴有一神人貌古神清身披鶴衣步松陰而升壇自稱曰葛洪子也授以金液之訣俾成火鼎之功司空於是點瓦礫爲金密濟貧病迨二十年齊國播遷時人始驚司空真所謂見幾而作者矣自是誦經修煉功行將就至梁天監二年八月初七夜明星燦爛皓月照天司空方朝斗於壇有一神人衣朱衣戴魚冠躡絲履執金簡步壇側司空稽首而問曰真人奚事至此神人歛簡言曰某非常人乃上界仙吏也上帝使吾語汝止此修真功行已滿十五日午時當沐浴俟命司空俯伏神人舞簡爲謝乃乘雲而去十四日詰旦司空呼家僮

侍妾十餘人語之曰吾晨當受上帝命今仙壇在焉誰可止此爲主者內有侍女盧瓊言願止此司空曰汝形貌貞烈可作仙壇主者遂取衣一襲以遺之令徙居山前仍以手撫其背曰好住好住司空來晨於是登壇自辰至午天花交下綵霧盤空忽有紫雲直下壇所見一金童身穿青衣頭縮髮髻捧玉冊一道仙衣一通司空俯伏謝恩受衣冊倏聞天鈞鏗爾鸞鶴翔鳴司空乃躡足登雲全家八十餘口白日冲天後至陳天嘉初有丹陽章馬二先生來此語人曰我二人乃司空弟子也同入此山精修道行至四年二月十四日功滿亦跨鶴執節昇仙矣唐天寶十三年

師道始刺潭州下車按治未期月迨時嶺旱曠之災民不聊生死者相枕遂整騎適於六邑城邑有廩米富民多其蓄積悉發而賑貧民自是民間始獲甦息至攸有司空山者乃梁朝張司空輕舉之地遂命車而造焉時有道士鍾仙芝從山下見迎遂與同遊乃詢靈跡得其實令左右以筆記之以聞於田曹顧公公喜聞勝事命予爲記予不敢讓謹按其事而記曰江南攸邑爲地最僻有司空山去縣四十五里當南嶽之東隅連雲陽之福地振瀟湘之勝境作郡邑之崇邱東西廣一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高仁千六百丈下有溫水源故名溫泉山亦名紫麟山及司

空隱此得道遂名司空山焉中有大觀一所昔唐天寶七年主上因搜郡國圖籍以司空全家昇舉之異五月十三日勅下建造祠宇標額爲朱陽觀蓋取南嶽朱陵洞當此山之南故也乃度道士焚修禁止樵採每遇歲旱居人祈禱無不昭應自是十方歸從紛若雲臻殿砌之前有古壇三級方廣數丈故老相傳云司空朝斗之壇也傍有杉松開四季不卸荷花松皆偃蓋每清秋景寂皓月當空居人過客靜夜之間往往猶聞步虛杵臼之聲自觀遠近司空遺跡尙可尋訪東南隅有秀峯十二聳翠卓立其峯有書屏青牛大蓮花小蓮花紫蓋瑞雲洞門紫麟猿吟隱真迴龍白鶴名稱不一又壇之西二里有真武岡相傳云真武常示現於此又名土地埧蓋盧瓊徙居止此爲土地主者故今鄉俗以真武土地爲一堂而祭之凡所祈禱無不感應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觀十里今殿宇有像壇井基圖宛然在焉宅左有石山書院故基尙存北一里有惠光寺寺前有洗藥池池水冬溫夏冷異香襲人掬飲可以愈病又十里有菩提寺寺前有池方廣二十丈其水亦如藥池歲旱不涸傳云司空昔常於此水沐浴今謂之仙池又去三十五里有隱真巖是司空煉藥時棲止之地故巖之左右平石之上有石白僅二尺許白底微紅猶有藥氣傍有石

池方廣一丈水清如鑑中有荷花芳華甚異每花開五色相間傳云司空種荷之池也於戲自司空發跡於茲奇踪遺跡異址不鮮若夫志學之士棲心之人尋訪於此徃徃亦有遇焉今道士鍾仙芝年過九十而顏貌益少領徒數十增修妙行持香火而皆清虛道服非天地儲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哉師道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十四年冬十月也

新復黃甲洲記

元姚 紱 御史

昔我世皇制詔若曰諸廟學之政無或阻撓之又曰其土田無或攘占之列聖是繩申飭惟謹惟爾典者非人傳祇

厥官政務墮弛地馴奪於民民盜地耕初曰賃尋以榛廢弗輸租又久則私券出又更久則去籍竄易靡不計典者罷弗任甚則私陷以利更復護焉士從旁間發其一二吏漫弗省或更爲貨來以助盜繇是地奪於盜恒多廼者御史論以法茲弊如前所稱云攸學舊有文浦港發源文清塘西北流入攸水曰大港頭自此鑿爲渠引水東流朝於學北入於攸水中爲甲洲四面皆水西自鑿水入渠東連浦口南邊港北盡攸水之濱洲與渠咸隸於學曰圖誌曰砧籍自淳熙以來碑碣曰國初籍民悉具如上先是賃者馮吉輩九戶死洲廢漸弗治會水漲溪徙而北洲沮泐廣

袁居民間有賃墾者至治元年民有譚任叔爲浮梁於是溪置禹廟其上租歲入者又五千自溪後日徙洲益廣民張八手梁景賢之徒始私墾而謀攘之凡爲畦二十有六或輸或不輸租以不盡理泰定三年事聞於憲府州倅趙鈞澤知州縉祐婁承委勘治具弗譌有王亨羅王甲三以其地第五畦及第七畦十八畦自服來歸至元二年春紱按部將之攸士有以洲事來具言者至而果然則命有司覈之盡以歸明年余僉憲廣西又明年復有南臺之命舟次於湘攸人士以狀請曰洲賴公以歸壽堅珉示永遠不可以無說且曰方公之按部旣去也有爲盜謀弛其事者會州倅文侯郁實來侯儒者按狀得實遂決意歸全壤五月垂告備值攝務長沙不果旣而且歸乃示勸懲而析以理於是李光遠等自艾各以地還學洲悉復舊無遺旣改佃其戴應魁等懇請就賃歲概租楮以緡計輸者四百八十有奇時以地新復姑優從焉攸之士咸因洲以溪徙增袤垂四十年殆天所以資多士也初爲民奪三十年中更吏慢法十年至公始以憲諭倡於上侯得奉法繩於下洲盡天所遺一歸於學請遂書之又曰侯魯人識而有守理於政而不煩其得民也以簡靜他如郡治可紀異者誠多以事非涉此姑省而不言惟葺學廟崇高柱之礎三尺基

倍之約重簷四圍增盈之廣如基尺而加其一庠內外具一新凡學之政以理此又在貳職之所僅見者若並書附見誼實重焉敢固以請予明憲臣記廟學不果辭爲述祖宗以來成憲與吾臺臣嘗著論如此然後具洲本末而並錄其語雖詞繁而不刪一以示知懼一以示知勸云

金仙洞記

明 洪雲蒸

山壑有遇焉舟車之間頑冥亦顯而靈異僻處乃多無聞卽樵獵之徒終身由之不知嗟乎人亦猶此耳豈但山壑哉天下安知楚攸有所謂曹溪金仙洞者然皆知安成有鄒子東廓而東廓知之不憚窮奇而闡之想其於天下幽

人惟恐或失亦應爾爾石竅渾淪不知何代而復感鄒子履聲始悟天壤間尙有所謂人者使其貪名幸鄒子使其酣遯詎不厭多事第鄒子亦酣遯其友也有吝覲其友者耶洞有四一受溪流邃數里竇咽天光却而復竇令水奔號作聲吐泉謂爲曹溪所注翻使人得疑疾是邃竇之石橋非洞也一麗其側夏秋冬溪不及洞而早焦其地之人汲溜其間爲井室焉濬乳處雪鱗皆肖外則張壁擁道人之半身稍進有聲石如鐘不似鐘而似擊鐘者不能自擊乃有待於擊有地若田有石若覆甕其似馬者可以任重而不能以致遠下與受水之洞雙光相射乃受水者每涸

而不受水者常溢或以爲有消息之理存最上則爲獻花巖光怪萬狀統而名之爲花初下之如穴下畢反顧而後知其爲巖鯉弗藉水仰給天光漁老展網徒在幽深屏居其正旁列鐘鼓獨聲遜焉或以警世泥聲者然亦古已古之鐘鼓作如是響亦容有之自其下兩戶入晝夕忽分有天柱枝其木偶之象天而地者也故地秘之羅漢匝大士座黃貓逐鼠護其教典似樓臺者堪供登眺三清巍坐鶴如欲翔仙如欲出乃道人尙面壁豈但達摩之九年已哉然則道人亦壁以壁面壁是以不啻九年或曰達摩悟竟以放叅予謂道人悟面到於今儒者視其背亦宜知良鹿被其化遠獵銜花於中旁通深淵石投觸聲不住奇變靡極不獲盡搜出過金仙觀後峭壁之右徑僅容掌可攀細竹石竅入猿摘洞猿摘挂其額內甚淺隘遊侶以之分左榜舟影相傳仙槎窮於洞口飛而麗之其下則觀址乃元之普惠菴讀殘碑知之或欲誌其碑予曰此盡吾心之說耳卽沉於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又作一轉語可也禪林爲黃冠所居奚怪夫道人之與大士同其獻花哉理數具焉微東廓子安知有此有能爲東廓子者遊非虛遊不遊亦猶之乎遊之已

隱真巖記

國朝胡士註

隱真巖相傳爲南齊張司空修煉處巖右有石曰白底微有紅色如丹砂白傍石蓮池方廣盈丈水清如鑑雖旱不涸余甚異之辛丑秋七月偶過龍翔山庄距巖七八里許忽有僧從巖來訪乃舊識客崙也棄應從禪楚楚不俗爲余侈言巖中之勝余遂欣然往遊步至後山高頂下瞰四山環繞如百千螺髻出没烟波上殆稱奇絕僧指余曰南對北仙北通龍翔東接慈峯西連新市回望城郭蒼茫數點而已下山曲逕幽林竹樹交翳日涼風細翛然非復人世沿巖至溪口梵刹巍峩山門半掩顏曰寶相寺轉西窺小逕峭壁森立別有洞天竹籬雞犬恍若武陵源尋流穿竹得一洞洞門架屋數椽榻竈天然可坐十餘人上有石可題僧亟請名之沿壁不數武得小洞少息足力攀援而上得大洞洞口新建樓屋階級重重洞高丈餘縱橫各約數丈約可容數十人上下皆平中有生成佛座清曠無塵要之開闢位置住僧之力居多日暮止宿巖中夜半就枕徬徨不能寐呼僧童剔殘燈輝映四壁彷彿壁上有字剝落難摹詹燃爍從予摩挲久之得數行字句磨滅不全姓名不可盡識豈亦爲隱耶真耶非耶天明訪諸鄉老龍鐘過半問答東西卽能言不過顯達數人而隱逸之流不復記憶嗚呼金石遺文何由得重見於今日哉飯後登洞門

小樓搔首四望巖壁字蹟若隱若見因取筆揮隱真二字而巖其名矣石山奧密如城缺處卽逕對山懸掛竹木青黃點染香味觸發儼如一幅畫圖但不知有人面壁否出洞外泉逕周折陰晴向背悉具幽趣洞頂老松數株蜿蜒若虬龍仰者干霄俯者拂地時有異鳥棲止其上與遊人馴習不驚噫異矣尋藥臼蓮池一一與司空志符於是復登高峯眺望夕陽尙爛月色將升琥珀琉璃清涼世界恍惚不可擬爲之徘徊不能去僧復攜酒飲余於石盤月上因憶余曩時慨然欲遊天下名山苦無長物是以東西南朔足跡未嘗遍歷然而引領名勝未始不流連予懷今歲月荏苒殆將老矣夫窮則反本安知真者之非真也向使予僥倖成名席豐履厚方且恣意紅塵馳逐之不暇又何暇從事於幽巖寂寞之地與無罣無碍之僧相優游哉然則茲遊也後乎此與前乎此者見聞異同各還造物我何與焉僧听然而笑萬山寂寂月色當空童子促返僧送杖依依於谷口橋梁之上時康熙六十年辛丑七月旣望

丫尖峯記

蔡來儀

丫尖峯亞於五峯忽起層巒故以峯名四面聳峭如壁狹光景而薄星辰雖亞於五峯而其勢孤高非雄踞於東北者哉顧雲陽紫微與之並峙攸水涑江穿山蕩林經數百

里稍平水亦漸蓄至滙於麟山下始迂迴向北波旋渦深
已卯秋予自浙歸展墓因得登其頂百草蒙蔽樹蔭曖曖
猿啼虎嘯山鳴谷應予置身極孤高處而目盡幽遐詭譎
之觀矣俯視兩江雪浪洶湧高桅勁鷁浮於烟雲繚繞中
乍有乍無他如良田千頃無旱潦螟螣之災人皆樂於耕
桑而矮屋低垣雞犬相聞行旅載道絡繹相繼皆若錯置
履舄下予又得怡情寥廓之表矣夫奇偉怪絕者多在僻
陋之鄉可以發人神智昔之人足跡遍天下而淹貫經史
馳騁橫肆亦其得諸名山大川者多矣又嘗聞古賢士終
身蓬葦而從容俯仰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視放浪於形骸者其氣象爲何如此亦相遇於山林之
外而有所自適乎然而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則固有是
聳拔而於我乎遇矣予不忍置也於是乎書

春夜遊嶽麓記

陳葵

癸巳春若谷與玉川歸自武昌留長沙相與遊嶽麓時玉
川門人鄧子馴溪讀書嶽麓書院院在嶽麓寺東南平敞
處俱南面鄧子既受業玉川與余深相契合性好登臨有
幽意若谷以此益多之咄嗟而觴豆藉草趺坐蓋院外可
遙望嶽麓諸峯勝概也酒半落暉可掬山翠若流諸勝概
皆灑濯獻媚從院後逕行有二池蓋引嶽麓寺後泉水注

其中水清長夏不涸爲橋池上據橋澄澈可鑒東北溢流繞藝蘭四箴亭後甚紆迴俗呼爲九曲黃河焉梓潼殿御書樓皆在池後樸素無雕鏤與院左講堂諸臺殿東西錯列蓋有虧制大約諸尙質時欲暮不暇遊也梓潼殿東北有泉泉深不盈尺溢流四注若捧漏甕焉然數十人酌之亦終日不罄爲亭其上名及泉蓋朱晦翁講學於此所取義也故中庸高明皆出四子書先生爲理學宗以類從也然猶在平敞處未登山右折路漸欹暝色無際返照在林但聞歸鳥啾啾而已數百步至中庸亭時三月望前三日也月已亭亭懸高樹矣野花夾路如聞薌澤稻香亭疑山左平疇中蓋仙曹掛冠羽衣處也東北峯巒尤峻礙月不得見張籍阮公詩云升攀想遺趣信哉當是時諸遊人皆醉各罷散去余兩人擾攘風塵久忽置身名山中已不似人間世矣直上里許又得一亭晦翁所命爲高明者也約與寺東西相並而高突焉山右皆茂樹環寺寺隱不可見有谷焉深無際中隔不能與寺通亦隱茂樹中鄧子視其下曰此中當有神人居焉玉川約留當翼日遊與余俱據石憇西北有欹石石冠壁立余攝衣臨其上月正中顧影直達石壁底數十丈如龍伯國人虛空中恍若有長嘯聲蓋玉川已直達禹碑亭矣路益欹且行且憇數憇乃得達

碑藏其內石晶瑩亭蔽不接月光而炫燦燦目鬣鬣若見
字跡者噫久旅忘家宿嶽麓庭其勤也如此一望蒼茫風
景應不殊耶亭左多怪石余與玉川枕石相對卧鄧子採
薇野花牽迴視吾兩人曰驚人詩句此間可搔首問青天
矣玉川誦司空山懷古詩余誦送春詩和之山精木魍潛
伏伺聽否亭後直上登絕頂爲嶽麓東北峯最高處山根
四削匝平疇千頃平疇皆水光蕩漾月色迷離悵恍似空
濛中也平疇了不相接四山皆俯睇若邱陵微見澹煙漠
漠遠火明滅則潭州十萬戶也西南天際處有數小碧色
與天稍異倘所謂蒼梧九嶷依稀可卽迴望衡山隱現不
能定玉川曰安得金聲召秋氣令洞庭波濤震撼余兩人
憑此聽洶洶溘溘聲雖性不能強飲可一石不醉夜已分
環山無居民鳴吠四絕當是時春欲暮風不甚勁寒是夜
氣尤澄澈纖雲不起明月孤懸草木露凝山容肅穆萬籟
俱寂俯仰無着蒼蒼沉沉乍有乍無天樂天香如晤如聞
四顧茫茫相對無言不知月之已西垂矣迴視禹碑亭已
隔數峯禹碑亭寺北偏也隨峯隨憩隨望是時已遶
寺後達寺西矣峰勢皆相埒惟寺陽有峯稍昂絕頂空曠
無竹木山腰皆深林聳拔故環山皆不見寺亦竟不能與
寺通峯陡且多懸岩也月旣西垂仍逐月西行山窮左轉

長林鬱鬱蔽天浚月不辨惟聞謾謾松風而已東西與寺並高差擬高明亭卽寺西嶽麓最高峯山腰也多怪石錯雜古樹間遇石卽暫憩有流水夜色不見隱隱與江聲相薄山南盡處若有鐘聲出林木間鄧子曰雷祖殿也殿在飛來石後坐石可送月落因西南行繞雷祖殿右出其前絕壁數十丈有亭挿空仰視若隔絕不可通卽飛來石也月朦朧惝恍望難定玉川不欲往遂直前徑古碑亭而歸碑左平做處方廣數丈以足撲之若振金鐸然皆土非石故人以此益怪之卽所謂箬箕谷也古碑亭正當寺南院右十數丈西南山麓入院月影猶懸照屋角檐牙間也鄧子因烹薇舉酒與余兩人逐落月餘輝相對飲玉川詩旣成屬余作記以誌之

記 田賦類

清復安福界田記

明 劉元卿

誦古攸形勝者動曰鸞山鳳嶺金水銀坑然皆通於安城西鄙攷漢安城爲長沙屬邑厥後肄業吳楚始分故土壤與攸相錯列楊氏張氏等界居吳楚初分之地楊氏間而楚民田逸其稅楚民或因緣自隱其稅而竝以譏之楊氏先邑令以爲果皆楊氏逸輸令都民均賦之歲久民益困多逃移者然以吳楚事勢懸隔無能爲古虞徐鳳山公來

令是邦首詢其事若痼瘵在躬不遑寧居命約正張思廼具書告余又爲檄諭諸楊而諸楊咸慷慨發憤或至泣下稱公仁人也所不亟反前非者有如日於是其族義士曰子孝者余媼友也糾其族覈之而徐侯亦數以書達子孝子孝愈亦感憤冒暑雨履畝清復諸族子欣欣惟義是從得所逸稅四十七石徐侯乃知楊氏所逸僅僅如是其諸欺隱者稍稍見其情而無所復藉口於是以文告於徐侯之庭日接踵焉侯遂下均田之令邑民歡然如倒懸之方解其畫法周密多出自苦思無所沿循不閱月而竣事除前數百年莫救之苦興後數百年無窮之利古稱民不加擾而邑大均於徐侯再見侯念楊氏向義爲一邑倡茲美舉匾其門曰尙義旌子孝之首功也尋念楊氏誠改行率德有如其子若孫不能念先世之盛美而思壞之其若攸民何於是特筆記其事又僉予爲文樹碑相望交證之侯意深乎深乎斯古仁人之用心也視夫茆茆者以轉官爲釋負固不啻淵霄而方諸粉飾一時治功以炫人耳目者亦不可同年語矣有令如是而忍負之者其亦非類也哉昔者純陽子之點石而金也慮五百年之後有誤人者召公之息於甘棠民念之至不忍伐夫純陽子之心徐侯有焉愛甘棠不忍伐忍伐其美政乎諸楊氏其亦念之楊氏

之界糧及吳顏賀錫葵等共四十七石九斗有奇悉照茶陵界田事例歲免雜差每石輸銀七錢又慮其終之艱於徵收也撥田租一千三百四十一桶二斗歲爲稅楊氏不得主之其法具在冊中侯之政若立社倉復社學建學校成橋梁行條鞭之法諸所爲絕類古大儒治績然不可殫述述其均田之事之始末因以詔諸楊子孫使無自敗其先績耳

清復界田記

明徐希明

攸居楚東南與吳安成接壤楊氏尤接壤之密者故攸士多業於其門莫非王土莫非王民吳楚奚計焉但稅出於土不相假借業楚之地而歲輸稅於楚理也奈以異省未便催徵而兼之吳攸狡猾私侵買主之稅輒以不輸諉之安成遂致四十八都之糧名存而實亡者積百五十石當年糧遞因之破產流移者不啻十之四五余聞而思之曰王土而輸王稅民之分也惟知利己不顧害人惡之大也安成代不乏賢寧有此俗耶遂細詢楊氏之子姓與其親裔之清泉晁仲昔曾遊於東廓先生之門而旋宇劉公爲其懿親躍然喜曰安成有二君楊氏必非昔之楊氏矣遂頌一示詳論是非欲其以天理人心爲念更具一書於旋宇清泉二公懇其以輸稅爲諸家告也旋宇公篤於學素

以身率鄉人見書則惕惕不寧傷攸民之罹此而惜楊氏之有此也隨與清泉戶曉家喻履畝而清之雖暑雨不避各家亦欣然從命凡攸之土悉屬丈明登冊以報願爲輸稅又慮後之人仍蹈前轍而輸納不終也計其稅之多寡撥田與本都使各甲分種以充前田之稅永不許買賣樹碑相望以垂不朽是吳稅有常供而無催徵之擾楚田有常賦而無賠贖之患矣

覈田碑記

明劉應峯 茶陵

今天下田賦浮詭之弊萌滋久矣故豪宗右姓之所磐石率多無稅之田而沉痛茹苦空輸無田之稅者倍在疇門窶子輩焉積歲累世固根深穴雖疆察吏莫之詰也而緣弊反本覈田之議所由起矣然負才挾智喜有爲於世者類多務虛恢寡實效且宿蠹未祛而元氣先耗利不能勝其害也激時艱者復思矯之圖與方內民休息故上議於朝戒郡邑吏毋率紛更云自斯議一下而養望避事者輒又藉口守故常置便事不問閭閻愁嘆疾苦其疇恤之哉攸邑徐一忒甫下車卽孳孳詢民事便否將次第興罷之而民以虛憊愬者日紛集庭下雖察隱補虛隨事釐正足取辦於旦夕而根穴深固之奸豈一耳目一手足所能盡爬剔者哉侯乃起而嘆曰理目而漁孰若挈綱者之爲要緣

齋而衣孰若操領者之爲便茲非與攸民約畫更始覈田
壤均賦則非一勞永佚計也於是集邑之士庶商可否僉
曰斯舉俟望且久矣幸君侯及今圖之間有舉近例言者
而侯獨毅然抗論謂能身冒議端毋令重吾民困也矧爬
剔數十年之宿蠹以還復邑里額賦之舊實有司奉法循
理事也烏得概以紛更議哉乃條陳事狀請於臺司皆報
如其請曾未聞指近例中格蓋知侯之志切民隱非虛恢
應文者比也侯乃布諭申令筮日舉事召各都里推擇可
任屬之人羣分而班之職職丈職算職書人各有數分理
屬公正總視屬監丈而辯認田畝之主則知識屬焉其田
之廣輪參差悉屬以繩視劑量方弓法較若簡便且足杜
奸萌也按屯籍以稽軍民之涓涓界糧以釋虛賠之累俱
不煩繩責帖然稱服諸事事者奉約束唯謹罔敢訛法以
徇所私卽侯時跡之眈涂間交覈互覆戒不以供餉擾民
田野民庶晏如也田有沃瘠不等而科糧均以一則俾猾
胥積算不得操贏縮於其間及攷其成籍糧無溢額邑人
獲減損者十之七八而間有一二稍增益者亦寂無譁語
蓋以賦輕則均故耳事始於乙亥冬十一月凡七越月事
告竣冊報臺司大嘉歎稱焉邑薦紳耆庶無不懽呼稱便
謀伐石記侯功德用垂有永乃命庠生龍子尙寶劉子騰

生譚子階持狀謁予記復屬予姻家陳子製申之予覽今
狀感往事因咨嗟嘆曰有是哉大政之易舉也夫可與樂
成而難與慮始者人情大都然也往吾茶議舉覈田實高
安劉君司之約田程功一切驅以苛峻羣役惴惴受事如
赴湯火然弊源利竇橫溢旁漏事未就而訟牒起矣日讐
月校不復誰何丈冊竟以荒畧成而糧額視昔翻益增焉
茶民迄今憾之然猶近事無論也蓋嘗覽鏡古昔賢豪雖
睥睨天下無一難爲事至語及更始均田則未敢易視之
焉卽經世大儒如晦菴朱子其論打量丈畝攢迫圖籍亦
謂必不憚甚勞大費淹歷歲月而後可成蓋其言舉事底
績之難也乃今徐侯始議覈田而士民之悅趨也一唱羣
和且以數月勞瘁之勤速糾功緒率貽攸民千百世之永
利焉其注措必有犁然當民心者矣孰謂難與慮始之民
必苛刑峻法如吾茶高安君之爲哉易曰順以動故豫書
曰民可近不可下若侯者有味於斯言乎哉侯諱希明號
鳳山東浙古虞人雅稱名練識政體諸所興監如均里徭
創社學建書院之類皆非簿書吏所能及而慨然覈田一
事則爲取固根本計者茲特書之以詔勿壞

記 津梁類

隨緣橋記

明 蔡承賚

予古伎涿田野人也業已無心青紫不爲五斗折腰矣但丈夫處世而於世了無所補益此亦焉能爲有無予竊愧焉予讀佛書曰大慈大悲夫慈悲兩字卽吾儒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顧是不忍也一之戒殺爲最次之則鯨寡孤獨煢煢無告者甚可矜憐然徒憐之而無所爲憐之之實則憐之一念亦屬空虛故予未入佛門常存佛心如千金萬金作無量功德予不能如一縷一粟可濟飢寒則勉爲之遇有遇無遇多遇寡隨爾我之緣慰爾我之願蓋佛家有募緣之說予亦隨緣以佈施耳因是題其橋曰隨緣橋上建一亭以爲賑濟飢寒之所云

予自總角時蠹衣浚飯僅置田租千石零內除六百石分三子存四百零石以三十年通融之法銖積寸累得穀一千石量斛貯倉每年以無利出借貧人一次度歲一次春耕一次出荒年年如數出年年如數入升合不行別支此猶之探囊取物免致臨時計較其策深爲便利然此實爲極貧者而設至期各有領頭開名查勘庶濟貧力有着落又世間最苦無如冬月之寒而惟貧窶爲尤甚爲此每年買絮衣一千領爲疲癯殘疾老而無告者濟寒但查近日有領過的又改換衣帽重行冒詐似又不是各宜體諒以上兩事不過勉強學爲君子耳

然或者曰以僅僅不取利之穀而令貧人挑來挑去得無苦衆生乎是在原情於三代之下而宥之

寶邠雙橋記

國朝張五典 涇陽

乾隆丁酉夏余勸耕至邑東偏之寶都見新橋亘然跨於山溪石柱石版其功不細方竚立徘徊賀生國信率族子弟數輩來謁而言曰此橋舊名南溟吾先人修成蓋在明正統四年也溪水漲發不時浪嚙沙崩漸就傾倡衆重葺之工作倍於前所以預謀經費者已數年僧能參與有力焉上流水淺其岸視此少狹有木約爲黃封橋石柱而木版收此餘材補之使完整如初雙橋落成欲得公一言以

記之知案牘繁勞未敢干也幸公至願竊有請焉余固知賀氏之能力善也且見其繼先人之志也獨有感於中者子輿氏謂徒枉輿梁係於王政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公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識者韙之余泣攸已三閱月矣境內所需以舉墜興廢類此橋者不少未及出俸錢躬提鼙鼓以期便利於斯民對此寧不動念耶顧鄉曲樂善之士先儒有取焉者心存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不在茲乎彰微闡幽亦有司事

因書數語付之賀生使知奕葉正長世世無替先志實厚
爲期許云

九修大滄橋碑記

國朝 邑令 蔣紹宗 長白

禮月令孟冬謹關梁王政也然多建自通都大邑官其地
者主之而於鄉隅僻遠之區則聽民自爲

國制弗及焉彼與吳粵接壤實爲四達衝衢於阻水處舟楫
不能通或設板橋以利行旅楚南固饒竹木其成之也較
易若夫易木而甃以石爲費倍蓰非真好善大有力者不
能也然亦必集衆釀金而後從事安有一門相繼而仔肩
獨任者哉大滄橋者文生舒綱伯仲捐已貲而成之者也

緣生大祖金器公號滄橋於其地上以板架下築石礎遂
以字名故曰滄橋此橋之創始也厥後生曾祖國儒公七
修助金生祖炳南公三修潘閣諸橋逮生伯日和公暨尊
人思益公昆仲踵成沙陵橋更名志成橋屹然與滄橋鴈
齒齊排焉戊辰滄橋圯於水每霖雨暴漲揭厲無從涉者
病之生伯仲愴然曰是豈可使臨河而或返哉於是鳩良
工闢巖石礎之礎之暑雨祁寒泥行沙宿弗輟經始壬申
季秋落成癸酉孟冬功闋兩載費累逾千事歲請記於予
予謂世之擁厚貲者多矣要皆私而弗公如舒綱伯仲不
惜財不愛力上承乃祖乃父之志非所謂敦善行不怠之

君子者耶非所謂念厥祖聿修厥德者耶他日輶軒所采
後爲美談凡力善果行者胥是倣焉不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于是爲記

記 公署類

固本樓記

明 徐希明

國本在民民之供上以粟米之徵也則取諸田供上以力
役之徵也則取諸丁賦有賦冊丁有丁冊防民僞而載之
以爲明徵兼并狡猾無所容私而懦弱不偏受累焉誠爲
治者之所不可一日無者也歲久籍湮於是_{有有}田無糧
而糧出於無田者矣_{有有}丁無差而差歸於無丁者矣予
任攸二年概賦之失實舉概縣田而丈之原額三十五萬
今得七十五萬有奇三年概役之不均舉概縣丁而清之
原額五千二百今得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備載其數於冊
然使藏冊未得其所則鼠竄風雨火盜猾吏狡胥與豪右
之欲去其籍者壞之吾雖去攸未恐也遂構樓二楹於官
衙之後築石爲臺封磚爲垣巍然特立幾三丈許不惟可
遠鼠竄可蔽風雨可防火盜雖善於作奸若吏胥豪猾輩
欲窺其隙以更易一二字亦未易得其門而入也冊其永
固哉田冊永則賦常平而粟米之徵不逋丁冊永則差常
均而力役之徵不怠民之事上也不拂而邦本固矣故於

樓之成而遂名之曰固本且爲詞以記之

重修譙樓記

明譚縉

攸縣宋元爲州我國家更爲縣縣之前原有譙樓一所成化丙午災今幾六十年矣廢不能舉宰茲邑者孰不欲光復舊物以壯一邑之觀願將有所爲或奪於行之弗果以致縣治闐闐之地混於民塵而莫之辨其所由來漸矣邑侯澹泉范先生派出廣西灌陽名族以妙齡發賢科庚子冬奉命知攸未朞月而邑之宏綱鉅目盡壞者日益就緒嘗語縉曰堂譬則仁也路譬則義也門譬則禮也堂高矣路矢矣而門之卑也注地而不效天焉非古先哲王制器尙象之全也先是分巡南江戴公婁江秦公臨縣亦惜其爲闕典乃達之撫按又有專責之命於是區畫條陳筮日命工磊石爲臺其崇以丈計斬木爲樓其崇以再丈計合之得二丈有奇方廣得一十二丈有奇經始於辛丑六月一日建立於九月二十有三落成於歲除費出於公而不取力於農鄉井之民至今或有莫之知者夫以爲易也何歷年六十而莫之成以爲難也何侯一舉而卽成非其行之果有以致此哉樓成矣鐘鼓以明更漏以正官吏之啟閉以時豈徒爲一邑之巨瞻已耶政暇而登之文峯迎其南獅嶺倚其北東有紫麟峯西有黃甲洲勝概佳景舉目

在前把酒臨風其喜洋洋仰觀天地皆吾度內俯觀萬物皆吾一體庶幾乎厥址博厚而位正也厥象高明而居廣也厥履坦夷而道大也與古之空中樓閣相掩映其視棠陰之惠去後之思規模之宏遠氣象之軒豁音響之鏗鏘爲何如也於是丞攸則廖君竦簿攸則莫君簡典史則呂君濂亦與力焉受命督工則陰陽官胡行簡陳謠是用勒石以垂永久

聽香樓記

明費思居

長沙爲楚南重鎮山川迤邐風氣清淑士大夫之宦遊茲土者衆矣凡郡邑有所營建例得書於策以傳永久顧守令視宦邸爲傳舍自城郭壇廟有關封疆典制者或當圮毀增修亦必奉上檄集民力從事間有憑弔往蹟築亭館以彰勝概如熊湘閣道鄉臺峙長境上亦越在郊而外未聞於官舍之內跬步之近喜流連風景修楹刻楮不一而足朝斯夕斯燕寢凝香如幽人隱士之爲者考輿圖所載惟瀏陽歸鴻樓建自楊時而清風一閣爲張栻所題乃在湘潭縣治之後他邑之以別館著聲者寥寥矣豈諸君簿書期會煩擾其心力而不暇及此與更別嫌明微不欲侈名興作與又湫隘喧囂如晏平仲之近而無所施其削屨登築與抑拄笏退思或冀赴內召或移試他邦而何必懷

此都與之數者余竊疑之蓋一郡列城之襟帶朱幡墨綬之迭臨一亭終鮮留情於花石亭榭俯仰游息之樂也哉意者境非絕勝人亦等倫卽偶有建置亦鹿鹿不足重輕歲久湮沒而邑乘失載彼歸鴻清風惟是龜山南軒二君子道著湘南故流風至今而人於樓閣有餘思焉所謂地以人重物以人傳顧不信哉攸邑余秀臣使君浚治數載政通民和心靜而神怡顧除後圃隙地鑿池種蓮作亭於其上顏曰醉墨退食之暇染翰滌硯翛然塵外徐卽山方伯曾爲記以誌其盛旋構隱心堂五楹於亭右西山爽氣延納襟帶修竹千竿名花百萼掩映於短橋曲徑間侯之樂

此固已優矣一旦坦步東隅尙有遺壤數弓土剛草豐荷池繞其後梧竹陰其傍清風徐來暗香襲人侯欣然深念曰是又可置吾樓以聽香乎於是甃石爲基采松爲椽不日而成與隱心醉墨參差映帶其價廉工省不必買黃岡之竹而消遣世慮於元之豈有異也余以楚山遺老得時從使君遊登斯樓也遠眺近矚清伉刻露益歎使君之治行度越前賢茲樓乃其小者而聽香之名從此不朽矣後之追慕風規豈第如苟令君之坐席香在一裾而已哉

五鄉社倉記

明徐希明 邑令

爲治之道莫急於備荒備荒之策莫善於置社倉國家每

州縣必設倉預備歲令有司儲粟其中慮亦深矣但以一縣之饑民而取給一倉之粟非惟粟有不足縱有粟給散非坐待數日不可得况鄉之去城有遠至一二百里者以嗷嗷待哺之民而欲其往返數百里坐待數日以求升斗之粟是速其斃也已若社倉則隨地貯粟隨處給散民猶取諸宮中也故曰備荒莫善於社倉攸固多粟之鄉而粟之備於官者不滿千石每遇凶荒給散不敷在上者不得已而行勸借之令勸借之令一行而下或乘機搶擄是貧不能聊生而富不能安居皆鄉無社倉故也余至攸之兩月思所以置此者而艱於無措適南兌糧長以常例進予愧而揮之旣而思曰此皆歛諸民者也却之彼入私橐矣曷若以其歛諸民者置倉糴粟以永斯民之利遂置倉於五鄉共計三十口每倉官發穀十二石以爲之倡給簿各都約正勸富民出粟以助蓋與其勸借於荒歛之歲以起爭奪之風不若勸借於豐登之時以成尙義之俗也時郡伯益州江公首捐粟百石餘皆聞風響應積幾四千餘石每遇耕歛民之艱食者皆取給於茲每石止收息二斗遇荒則盡蠲其息先王補助之意寓於其間矣其收散數目本都約止副掌其事當年里長僉報殷實老成戶丁一名看管簿置三扇一送於縣一留於約正一存於看守人役

每年終本縣管糧廳親至各鄉倒版交盤虧欠數少則姑令看守八役補足免其問罪多則呈縣審究無爲姑息噫朱子行社倉於浙得劉元成父子以輔之而民始受利否則徒爲豕猾侵漁之資而已創法難守法尤難後之司民牧者諒亦與吾心同也是爲記

建鳳嶺司署碑記

國朝 婁起鈔 山陰

周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府卽署也官之大小率有署然今外職自丞倅佐雜則不盡然稽其由或每賦皇華而不遑或視爲傳舍而勿葺上察則昧以聞相安者如故歲久鞠爲茂草至有僦居民舍寺廟者攸鳳嶺僻在東鄉崇岡峻嶺周袤不絕怪石蹲如虎豹人烟星散無市鎮毗連袁吉等屬鼠竊往來爲民害明洪武初設是官崇正時裁汰邑志所載徙居淶田而復改城西社壇署頽廢不可考我朝雍正乙卯復舊缺售民居爲署而旁乏爨烟卽俗名大屋冲也戊寅冬余承乏茲土考其年止二紀官凡七易惟故基存焉輒謀新未果連年僦居徧售戶口聚處作署基卒不可得丙戌秋仍視故地審度者再謀於衆僉曰可旋擇吉鳩工斬荆棘除草萊平夷其故址因山麓之高下闢土易向而西南五鄉紳士各捐材木磚塊以備取資余用是親率書役督工匠自門及堂爲四層各三楹內房書房爲

二層各五楹左廂房如書房之數而加二焉環以土牆則都內蓬以樂効工築牆以外弓所六間又續起五間俱令自爲之凡六閱月而告成紳士捐數泐諸碑陰以彰誼舉餘則捐俸焉總其數蓋錢二十二萬三千五百有奇於歲衆擊易舉詎不諒哉余初方愧願奢而力不支將闢基以待來者卽成功亦非數月間事也今得安居而坐理非都人士之力不及此慎毋以傳舍而忽諸昔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余勉副斯意而記其顛末後之君子幸共鑒焉

記 學校類

鳳山書院記

元 陳康祖 教授

鳳山在攸州東北壤介吉袁蓋吳楚之交崇寧中大學博士彭天益進對稱攸有鸞山鳳嶺卽其地也元貞二年古山譚君淵以其里之士距州幾二百里廟學瞻儀講肄之弗及度地鳳山麓爲書院面峙三峯羅浮江發源其下屬禹洞之水與攸水會而西山水明秀朋來宜之乃捐田百畝又率其親友歐陽發炳趙宜孫劉忠節益田百五十畝以資廩厝潭州總管趙公全行縣躬爲相牒之府以鳳山書院爲額凡里中之士隸焉崇門巖巖燕居申申東西序祀先賢枕山爲堂曰明德籩豆几席舍庖湑旣具旣戒

大德元年八月朔行釋菜禮前進士淶黎桂肇開講席余
惟古聖人之制井田學校常相須而不可闕者在田則八
家同井在邑則八十戶同里共巷而門當門而塾推其里
之耆老高德者教於閭里晨夕坐塾大小之學出入有度
事教以時其秀者自塾升於鄉學鄉學之秀者升於庠庠
之秀者升於國學諸侯歲貢學之秀者曰造士秦廢井田
以詩書爲厲禁學制遂廢西漢而東稍修學宮厥後州縣
莫不有學然學校田里判爲二途非復古先教養之舊逮
宋之初居教授名天下者四書院尙古鄉塾遺意咸被勅
額號頒九經文獻綿延是開文朔之運而嶽麓之教行湖
湘禮部侍郎譚君介之忠節著靖康謚端潔祠於嶽麓嘗
會族來鳳山留詠猶有傳者今譚君以端潔世胄早從荆
溪吳公子良益國公萬里信國公夢鼎遊習聞理要公車
交辟有聲於時晚隱田園興學校以淑斯士推其源委有
自來矣卽今諸士章甫峩峩逢掖襜褕其念古今設學果
爲何事德行本也思所據之文藝末也思所游之善其相
勸以擴充之隱其自修以決去之知不以人而求之天同
不以俗而於其理端身心而達之國家天下無二本也學
其明此而已矣多士其勉之

金仙書院記

明 洪雲蒸

攸邑漕溪。予始遊福二公元末徙居。蓋以其地鳳山書院相近。有正學節義之風。且羅浮禹洞之勝。奇秀甲於攸。擬地靈而產必傑也。至復齋仁軒浩仁浩論諸公。以積善名於時。英宗降義門勅旌。天順甲申。從高祖諱性。與茶陵李西涯同登第。成化癸巳。匾其堂曰積善。先伯玳齋公嘉靖辛卯舉於鄉。以忤權貴不第。壬辰都門已遊。羅念菴唐荆川之門。得晤洪覺山。後復謁鄒東廓。湛甘泉。嘉靖辛丑。鄒東廓以南都祭酒削籍。癸卯與蓮坪甘郡侯夏歸。經漕溪。宿於簡軒公觀月樓。庠範公方沼精舍。遊水頭金仙紫雲諸勝。時從遊者先祖石崖公與一流止所。春江半溪諸人。湛甘泉以嘉靖乙巳至。甘泉遊嶽。憶門人覺山垣之言。枉道至漕溪。遊諸勝。曰。予鄉羅浮鐵橋。岩湫奇秀。殆相伯仲。宜軒轅集之隱顯也。羅念菴以嘉靖丙午至。玳齋介石崖公謙進謙持師事之。嘗書詩以贈三公云。五年之中。凡三大儒遊嶽。枉道而至。可謂山靈之幸。而道風頻扇。人才於是出矣。嗣是鄒穎泉亦至。茶陵劉養且以與玳齋同門而至。萬歷間。予師安成劉瀘。瀘吉水鄒南臯及安成鄒瀘水。以倡學。壬丙午歲。先君次崖與淵泉存樸輩議建金仙會館於觀之前址。以延講學之士。崇正間。乃請於院司督學。易名書院。以繼元之鳳山。而流寓人物之盛。又將過焉。其

家學之淵源。與師友之淵源。既不可忘。尤不可無記。以爲來茲之勸。或者曰。金仙之名。出於釋氏。宜易之。予曰。因仍其名。固以便於他日之覈稽。若金仙之名。嫌於二氏。識亦固而陋矣。豈吾儒而無金仙哉。吾儒之道。雖敦倫成物。與二氏殊。然浩然之氣。至剛大。易之宗歸乾。非金乎。黃帝三百年而孔孟之畏神服教。又將過其久。非仙乎。人亦何必如朱紫陽有得於叅同契而後爲仙。又何必如程子門人。倍其師說。淫於佛氏而後爲金仙也哉。今易名書院。廣建學舍。理學節義。又由茲講習焉。尚躬行。不尚騰口。尚同人于野。不尚各持門戶。尚實証實悟。不尚鑽紙耳食。尚博物洽聞。不尚勦襲杜撰。其庶幾乎先世卜居之意云。

鼎新長沙府學碑記

明 劉安化

傳有之。建國治民。無先教學。故魯僖以泮宮發頌。而子衿刺廢。鄭風可覆。按焉。秦漢以還。政與教分途。師帥者。惟簿書期會。是徵致。以俗吏蒙譏。僅魯平文翁。倪若水。建學興賢。遂赫然著聲。要以化民成俗。原本宮牆。能無失古先王風厲至意。故足述耳。當茲文明之世。豈不亦駕周魯陋。漢唐而絃誦之地。幾經凌變。不可問。豈誠俗吏與賢者。殊抑亦時所訶靡。乃爾其孰有勁挺自持。從世法。倥惚中。而注情文學。如司理林公者哉。公以真儒爲名。進士司理長沙。

我長沙稱文獻與區湘蘭嶽秀從習固然惟是學宮初自
國初遞修遞廢迄於今頽靡漫漶不無待於發靈振采其
人公自農桑讞決以及消弭備禦之典蔑弗殫慮更念學
宮殿廡尤一大機務遂捐俸糾工匠庀木斲徹而新之始
事於癸亥二月二十四日畢工於十二月十二日復審形
度勢建尊經堂以培龍氣廣璧水池以澄秀穎聳文星閣
以峙選峯猗歟此一役也費不捐國役不疲民文令不煩
郵移而巍然規千百年之盛舉矣諸文學弟子佩公嘉美
圖所以昭示來茲者乃介紹吳生愉屬余文之余起家本
庠又夙傲好於公欣茲盛舉竊謂賢才駿發視學校學校
廢興視師帥師帥之神情融結於此將山川之精華章逢
之采藻亦轉移於此今茲表著在望肅雍在庭俎豆在列
矣鄙人士將無臨璧水而有洋洋觀海之思入宗廟而有
巍巍泰山之仰聆鐘鼓絲竹之音而有和邦國諧宇宙之
遠念乎升堂入室敬業樂羣知類通達氣若增而揚文若
增而絢所爲把吾道之旌旒振聲華於南國炳炳烺烺蔚
爲國器豈非公之大有造於多士哉諸人士其尙力學敦
行以駿發爲公報俾千百世知郡庠之中興自公始公之
顯名鴻發自吾郡始尤不朽異數哉公諱正亨聞之福清
人己未進士太守謝公宗澤雅意文學亦捐助例應特書

而別駕熊公維鏗善令彭公瑀皆有力於斯役也若督修則長沙府照磨王衛經歷康學博諸生瞿思恭何璽吳愉程萬里皮之繡等爰並書之

長沙府學得舊祭器記

宋 俊

古者命將出師執有罪而反必釋奠於學以訛馘告豈徒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乎夫亦謂偃武之後厥在修文已耳康熙十三年逆藩倡亂滇南毒流三楚長沙實蔽其衝竊據者將六載黷宮泮水夷於馬埒歲己未

天威

震疊僭亂削平學校之新宏於舊制然器用未備無以凜

陟降而薦馨香越癸亥六月十日里民劉介於文廟西偏

闢草萊獲銅爵一按其文爲學宮舊器納諸官遣幹吏於礲确荆榛中抉土得銅鐘十有二石磬一簋簋二銅爵九損其一餘俱完好無欵式續得銅爵十有九損其四爲正德戊辰知府趙維藩造銅爵二十五成化丙戌知府錢澍造銅爵九嘉靖丙午知府樊景麟造銅爵一銅邊豆二十二俱崇正癸酉嶺南叅政攸邑洪雲蒸造於是教授張惟霖訓導陳兆玉白其事於上官藏諸聖廟春秋獻享陳之殿廡所以昭彝器備法物也嗚呼兵火頻年物之不化爲昆明劫灰者鮮矣而茲祭器百五獨於干戈肆靖後炳露其機謂非先師之式憑在是不可也記云天地之氣始於

東南而盛於西北長沙故南徼也然則爲

聖明止戈之白而文教於以聿興者其必由於此矣故記之

玉蘭書院記

國朝邑令朱英幟

攸水古長沙地金簡玉宇蕙帷蓀壁輝山媚澤屈宋諸賢
羈勒其中驟驪食玉以暢奇情予滯此四年困於文簿琴
調鶴馴間與多士商古今大業率雲蒸霞變酉戌兩闡張
楚者三人魁南宮者一人或曰百年樹人或曰用文章以
報國恩予則何敢天下搆兵楚南後治士輒以草莽爲州
里馬肆肄業予心痛之郊之東有佛刹一區無有主者中
植玉蘭二樹亭亭映日今歲春晴予率同年生王朋玉與
攸士劉杜三鄧仲闇龍翊皇歐陽晉侯龍非繪酌酒花下
爛漫倚徙香風徐來予謂諸士曰是不可易爲多士講業
地耶諸士曰書院攸固有之往以江陵柄政劾之者鄒忠
介也因命天下盡撤講院攸不得獨存繼絕舉廢盛世事
也予何敢讓間有進者曰此鶴林鹿苑也易之未便是不
聞子瞻之言曰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
年始得韓愈爲之廓清其功可以配孟子子瞻禪學了徹
問其前身又戒禪師終未嘗不以亂天下之術不出於二
氏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悉在樹下彼造寺寫經不獨儒
者非之即大乘亦以爲有漏之因予因採士之能文者三

十餘人講業其中改爲書院地卽以玉蘭稱玉者楚人之所抱也藹者楚人之所紉也此二物者可以石攻可以金斷諸子能同心予何不可以他山巋然耶諸子勉之從此作楫於舟輯瑞於朝豈復芳於無人泣於舍璞乎

玉蘭書院記

國朝 劉友光

自金人入燕紺宇朱甍綉錯名山東家案榻僅蔽風雨耳斯亦荷法者之過攸自構兵來泮宮燕免暄日懷風安所問書院哉朱侯漢城旣取文廟翬飛鼎煥復喟然而有感焉方天下草昧士之奮功名者不必盡出於文章一途當此之時非有一人起而正之詩書或幾乎息矣余欲相地

崇構書院升此邦之孝秀與之源流鄒魯薪傳濂洛而尙有待也己亥春公餘治具觴同社於城東之介菴菴有竹千竿龍蛻鳳翥常能延人徑造又有玉蘭二樹蔭美階除風露躡躡無殊謝家門館侯問菴有主者否僧曰無有也侯曰此地幽遐凝塵迥絕可與樂羣可與遜業意將決焉同遊者僉樂其成侯又曰三教同原若斤斤屈釋崇儒猶非吾道之大後院之奉佛者吾因之前院兩楹之間可以進諸士而鼓篋焉吾從而新之右軍通識侯其有焉方元鼎旣定千仞首膺禮聘設學城南此其意豈在富貴哉侯念儒術恣衰從茂草穗木中敦修黌序又能廣其意於書

院錫以玉蘭之名玉能獲上大夫之祿蘭又王者之香侯之與諸君相期豈在幽林清泉之間伏恭守常山北州多狄氏之學文翁守成都西蜀累秀雅之英尼山正統明於紫陽攸士之蒸蒸變而爲王之照也蘭之吹也如鍾鍾然詩曰矢其文德以照四國侯之意也嗟乎孟軻者聖人之徒也其距墨甚嚴以其說之邪辭之淫足以害人心夫文者心之聲也欲正其文者必先去其心之害然歸儒之後受而不招侯奉聖人之教其與釋而並存者亦用聖人之徒之意以待之院旣舉僧且疑其異已思徙而去是不知儒並不知佛昔張僧繇爲梁明帝畫天皇寺壁設盧舍那

佛及宣尼十哲明帝咤曰釋內何以置孔聖繇曰後當賴此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天皇以有宣尼像獨存識之遠者佛且以儒存儒之功於佛也大矣侯舉此豈獨張儒哉

鳳山書閣記

國朝 陳溥 天台

攸之水稱金銀原山稱鸞鳳或曰鳳嶺之勝弗及鸞山余未敢以爲信也余嘗陟鸞山矣峩峩嶽峯非鳳嶺固莫與埒仰勝地之傳傳之以人楚以南名勝甲天下顧嶽麓又以朱程傳二酉以藏書傳衡之烟霞以郭侯傳伊山則以袒子野傳永諸山多傳於柳子厚而澹巖以元結傳月巖

以濂溪傳其在攸司空山傳於張岳而鸞山鳳嶺則以彭天益之廷對傳余自承乏以來公餘之暇眺望名山於鳳嶺尤屬意焉鳳嶺之下有張君文彙篤學力行每以獎掖後進爲己任築室於其間題曰鳳山書閣萃里族之秀朝夕講業焉春誦夏絃聲徹幽谷而一篝燈火輝煌山脊將使文光上燭乎三台山靈益發其幽奇則鳳嶺之名不且因張君而其傳益永哉故曰鳳嶺弗及鸞山者余未敢信也今張君諸令嗣各以文章發名於時薦賢書登黃甲一邑傳爲美談蓋詩書之食報固自不爽抑茲山之靈默有以啟之也歟

湘南書院碑記

國朝陳溥
邑令

攸山邑也而文風頗盛元明時歷建有玉蘭鳳山紫麟光嶺諸處書院後經兵燹傾圮無存余履任之初卽謀修復適丁清丈之役是以未果庚子秋清丈事竣乃集邑之紳士諮訪各書院舊址玉蘭係禪林改造久歸緇流鳳山遠在百里外已爲芻牧之場若紫麟光嶺荒烟蔓草求其故墟而不可得矣已而於邑之北郊得官地一區廣可二十畝高爽平夷峯廻水遠實據江山之勝因相地定制鳩工庀材一切木石磚瓦工役供給之需悉捐俸餘不絲毫科派以愛士者累民日積月累閱四載始成通計屋五十餘

間中三間爲敬業堂堂後大樓五間奉考亭朱夫子神位於其上堂之前門房五間左右廂房各一十五間每間前後設兩牕約可坐六十人左後角爲大門榜曰湘南書院二門從左前角入徑廣而少紆取其靜而不譁也四週繚以牆垣牆下間樹松竹樓之後濬一池廣二丈縱半之池上作小土山高丈餘廣二丈有奇上栽梅竹雜花俾諸生講讀之暇游息其中魚躍鳶飛可得生趣癸卯春延茶陵孝廉劉君竹偶主講席繼之者本邑孝廉張君倣西也每歲中修補有費廩餼有供火夫門役皆有贍倘貯備無資勢不能垂諸久遠適有曠甸二姓荒田如千畝無力承糧

自願捐入書院余給備牛種委勤農者爲之墾耕外有朱生捐助荒田如千畝及余捐置荒熟田如千畝黃甲洲官土如千畝計一歲所入可得租一百六十石有奇俾首事諸生輪年收貯庶膏火供億有備無患落成之日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知爲學之道乎今之繡砌粉垣昔之白石青沙也今之雕甍峻宇昔之荆叢茅筏也今之羽籥琴書朝絃夕誦昔之冷月涼飈樵歌牧唱也乃一芟除一剪闢而荒者以治溼者以開祇在一用力耳而且道取諸漸毋迫爲期功取諸繼毋作而輟從容累積而堂構成爲學之道亦若是則已矣雖然猶有進昔考亭南軒嘗講學嶽麓而

道州乃周子故里也流風未墜爾諸生誠思溯濂溪之淵源衍關閩之旨趣砥礪廉隅而不爲咕嗶虛文闡發經傳而不效風騷浮響則茲一書院不且與嶽麓石鼓同爲作人勝地哉是役也主之者余勲事者則庠士劉晉先劉桃川陳岱山胡正書夏廸友朱鼎侯之力居多惟冀後之官斯士者念斯文之攸係矜締造之維艱踵事增華有修勿墜匪唯攸多士之幸卽余亦竇嘉賴焉爰勒諸石以示不朽

東山書院記

國朝 邑令 張春源 青浦

學校儲材地也夫縵不操不能以取音機不精不能以奪的輪轄不壯不能以致遠士不陶淑無由底於大成昔文翁治西蜀劉公任東京皆孜孜於崇文教勵人才誠以士氣醇則民志輯其裨益於國家非眇小也攸東城外舊有震陽書院規制頗備前守土者猥以僻遠移置城中卽今之文昌祠舊稱梅城書院是也然其地湫隘塵囂肄習匪便且間有冠蓋信宿尤非體制所宜癸酉夏予攝篆茲邑欲求所謂震陽者復其舊而廊楹頽落棟宇摧殘游食者爭踞於斯慨然曰此豈創始書院意哉乃與兩學師進邑紳士共圖所以新之且夫有美弗成者非仁也開先勿繼者非義也於是籌費於公事不煩而刻集用當其可民弗

擾而易從請之 上憲可其議 屈文君炳若以肩之肇工
癸酉之仲秋外爲轅門稍進爲頭門門兩翼爲看守人室
又進爲講堂堂後爲迴廊再後爲震陽樓樓上奉 文昌
像司祿也最上設魁星神主甲第也環樓爲齋房其後爲
朱子祠旁爲厨舍厠爐之屬罔不備具院之外繚以牆堅
厚如其法近西窪處磊石爲平臺彌其缺以壯觀者若丹
若白若金若漆黝堊合度爲甃爲城爲鑿爲塗墍表裏交
輝易其名曰東山越七閱月而落成共計白鐵若干兩其
羨餘益膏火置田善後肄業者廣其額是地也左縈黃甲
北峙鸞峯洩江之水色靜涵南城之炊煙密織漁歌梵唱
與書聲相應答士居於斯者宜何如騁懷也乃揖諸生而
告之曰若知修學意乎夫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宗聖希賢
迺歸大道必也富詩書以實其腹肥仁義以饒其心是惟
弗用用則致君澤民以無負教養之心其可耳若夫羣居
終日舍業以嬉曾德藝之罔聞而惟廩粟是糜豈予所望
於諸君子者哉至於經營是役終始不渝炳若文君亦可
謂能力其事者是爲記

尊經閣記

明 曹天佑

攸學自元至正間燬於兵國初始復之自是興墜不常廟
庶堂齋之外率因陋就簡尊經之閣在昔未有也成化初

邑侯燕君慶始建焉尋又燬因循百有餘年其故址雖存卒無有復之者厥後有構講堂於其上者聚生徒爲講習之所正德戊寅復燬於兵隆慶丁卯金陵楊君牧攸之二年剔蠹夷奸修廢舉墜政和而民物阜安矣初謁先師瞻顧學宮百度具廢遂慨然以勸學興禮爲己任乃捐俸貲新櫺星門建兩齋公衙葺號舍修泮池飾鄉賢祠悉次第舉行政暇卽視學進諸生而與之講析經義概訪其所謂尊經閣者僅得經史殘籍於學藏中因愀然相其故址鳩工飭材爲閣四十二楹上爲層樓以藏經史下爲講堂以時肄習旁翼以兩室以便燕息崇以階級宏以甬墀上甃下甃繚以周垣閣之左新敬一亭以服聖訓閣之右飾啟聖祠以溯本源閣之後臨邑之通衢度其隙地東西廣五丈深如之構市廛六間爲楹四十有八以儲賈居歲收其租以資諸生會講之費

明倫堂記

國朝 彭繼華

孔曰成美孟子曰與善司教洪君寶戎周君庶幾讀其書歟攸學明倫堂將頽洪君憂之喜華獨建焚香拜勉之旋華以此被訟周君兼署縣學獎而過訪立命創始之是堂之成也二君子之力華何與焉工約二載費踰四百但華鄙人也牆易以磚枋易以杉樸素渾堅惟期可久耳汗顏記

者俾人知天下事當竭力毋怠縱有撓之必有成之者茲堂足鑒也

記 祠廟類

重修啓聖祠記

明 徐希明 邑令

至聖德澤被於萬世率土崇而祀之祀之而因以及其親者荷其功德之隆推本其所自出也爲夫子而追崇其親則夫隆其祠宇而致敬且尊者卽所以敬尊夫子而亦夫子在天之靈也攸僻處南服百度弛廢余初至就奠大成殿地皆坑坎不能行拜跪禮謁啓聖祠見其列於學師內室之側且更圯壞支木以陳俎豆慨然嘆曰佛老異端也在在皆畫棟雕楹崇宮峻宇稍有頽傾僧道必爲募緣求新好事者輒欣然捐財更新之以求福田利益吾與斯士斯民日受夫子之澤享其利益於身家竟以此棲其神與其親之神恬然不以爲怪其有媿於異端之徒也甚矣人情慢於其父母則情必不堪况吾夫子而忍以若是之室居其親之靈乎其不庇攸之士也宜矣遂鳩工聚材鼎新於學宮之後中堂三楹深二丈廣三丈有五高二丈有二俎豆陳列有餘間房一楹旁固以墻命縣幕楊文仁董其事浹旬而就緒時而屢失火去祠不咫尺災爲剝膚人皆爲祠危焉俄而東風滅火毫無損若有顯其靈者成之三

日即爲丁就於新祠享焉夫子之靈其少慰乎殿中則皆用磚補其坑坎舉奠頗得成禮嗚呼後之仕茲土者其常葺焉不使復爲向之聖殿啓聖祠可也不使爲異端之徒之所笑可也是爲記

名宦祠記

明 徐希明

名宦有祠何爲仕於茲土者勸也祠爲仕者勸則所繫不爲不重攸之名宦與鄉賢共爲一祠夫鄉賢楚產也名宦楚官也產者主之官者賓之理之常也幽明之所不改也今雜然處於一室賓主無分位次失倫雖俗士庸夫必將怫然鄙不肯受列况於知禮明分如諸賢名公之神乎其不享非禮之祭也必矣余蒞攸明年遂於鄉賢祠左別構室三楹爲名宦祠使宦得與宦序賢得與賢序賓主不淆先後不紊春秋奠酬而祀之秩如也神其或有享乎噫此固風教所關之地非與公署等主斯祀者其視於茲

關帝廟記

明 徐希明

祠之關羹倫維世教不容一日不新者漢壽亭侯祠是也侯之忠義英勇不惟史冊雜傳載之甚詳雖山農野老婦人穉子皆能道侯始終事有肖侯儀容編爲歌曲如優孟之學叔敖者非敢褻侯慕之深而效之假此以慰人心快覩之思也若是又奚容予言以爲侯表暴特思漢之末造

器度如昭烈謀畧如武侯困處蜀中所恃以爲恢復之基者侯之在荆也吳悔以荆借漢而又憚侯威名遂用蒙詐襲侯此固爰劉運祚使然而侯實以楚地故死也吳魏爲其仇迄今遍郡邑祀之無遺土矧於楚地素沐侯屏翰之功而又以重累侯者哉攸居楚東南舊有侯祠在雄楚門內雜處民居中不知有侯祠也學師肖鶴蔣公前川示公道侯像甚偉而祠若未稱余始謁焉見其祠隘不容席侯像則儼然如有生氣因嘆曰此豈可以棲侯之神哉又豈楚人所以祀侯者哉遂以官店三楹易劉氏民居以擴其旁址西樓湯君素知敬侯卽捐己地以擴其後址殿宇三楹後室亦三楹大門一楹不泐旬而就緒新廟奕奕望侯之像尤加儼焉噫崇宮峻宇棲侯之神者遍天下知侯固不屑屑於此特人心必如是而始爲少慰者耳人嘗惜侯之死爲侯不幸余則謂此漢之不幸而非侯之不幸也當是時縱侯不見襲席捲吳魏全復漢鼎其功不過與馮賈吳馬等諸君之烈今安在哉侯雖不能竟一時之功而迄今忠義之氣爭光日月千百世下敬仰禋祀者不戒而孚吾亦爲侯甘之也昔燕邸北郭外有侯祠時有逆子欲害其母母避居祠中子乘醉索之急母甚危俄而寂無人聲母意子去而出見侯手持其子之髮而斷其首驚告鄉人

鄉人羣視之髮猶握手中不可下衆皆驚異震疊是知侯之正直英爽好善嫉惡真與昊天日明日旦之理同運並行豈非關彞倫維世教不可與他祠例者哉即是而推則知孝於親敬於長慈於幼信於友睦於鄉黨謹言慎行動必循矩必侯之所喜爲侯之所福也不孝不弟不慈不信不睦與夫好訐訟喜爭鬪貴凌賤強凌弱衆暴寡言不謹而行不端者必侯之所憎爲侯之所禍也

重修關帝祠記

國朝 邑令 馮運棟 慈谿

天地位而正氣凝其在上爲日星之光昭其在下爲河嶽之流峙其在人則爲忠孝爲節義人道之立立以此也卽黍稷之馨馨以此也

帝之去今千有餘載而忠義彌炳於兩間故俎豆常新於百世攸邑之有 帝祠昉於梁衍於歷朝其址在城西望嶽門內明萬歷四年吾鄉鳳山徐公宰攸時因其舊而重新之繫之以記記載 邑志蓋廟貌之長存享祀之不忒由來舊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幽明咸理崇德報功之典懋於千古而帝祀尤篤念焉雍正七年奉

旨祭用大牢十三年復榮封三代猗歟盛哉將享其皇哉余自承乏茲土每朔望謁奠見榱桷朽敝垣墻傾欹怒焉弗

安顧簿書旁午猝未及理丙寅秋集邑紳士而修葺焉鳩工庀材三閱月始竣事甫落成奉 上憲檄修邑乘紳士前席而請曰前徐公之修祠也適當修志之年今祠復新而志重修幸記之以示來者余因之重有感焉世閱世而成今古弋林釣渚之館鶯歌燕舞之臺不旋踵而廢爲荒墟蕩爲平原者曷可勝道自萬歷至今垂二百年攸之琳宮梵宇修而廢廢而不復修者凡幾而帝祠巋然獨存何其幸也然經二百年之久乃復見修其興墜舉廢之功又何其難也余與徐公雖時代不同而生長同里司牧同地睠念目前追維疇昔古人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余之得後徐公而繼其盛固邑人士勛助之力亦惟帝忠義之氣際地蟠天默有以鼓動乎人心故事易舉而功易成有如是耳若夫創之勞不若因之逸則繼今日而加整飭勿俟其朽敝傾欹始議舉焉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新修天符廟記

國朝李天旭 衡陽教諭

天符之神由來尙矣考唐武宗會昌元年僕射王起博士盧就詳定祀典奏稱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在因致福詔立祠壇天符實爲九宮之一黃帝九宮經云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蓋星之運行係於物貴而居者

則必總萬神庇羣生天符之列於祀典固非僅道家天官章本之多其名目也攸舊有是廟輪奐弗彰謀崇起之經始於仲春踰兩月而楹成奉像祀之其前增多濶地邑人士復聚而謀曰後楹成神有棲矣恭惟

十六條暨

訓飭士子文扶世翼教於斯爲詳舊皆於證果寺朔望宣講顧其地湫隘若於斯擴厥堂構觀聽其益肅乎則又翕然從之工成問記於余余曰不亦善乎觀於斯而知風教之入人深也古者神道設教事近幽元若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則明且悉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嫺睦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尤其切實可循者而其義悉隱括於

聖訓之中攸夙稱壯縣邇來風氣日上樸者力田秀者說學士夫咸飭廉隅閨閣時傳懿節詎非道德齊禮之化淪肌洽髓俾之不變於不自已也哉今邑人士懽忻鼓舞建新堂以聰聽

聖訓則其感發奮興樂於爲善之忱益可想見由此愈加勵焉父戒其子兄勉其弟自家庭父兄達於州里族黨崇古道斥囂競耳濡目染之久釀而成鄉鄰風俗之美休哉人欽

之神庇之矣奚必蘭陀乃稱善士耶天符之範圍亭育佑助昌時於攸輿豈有私焉六德修人飫其德神必曰余嘉乃德六行修人孚其行神必曰余嘉乃行六藝修人艷其藝神必曰余嘉乃藝不然三物之不敦猥曰神其福之乎夫誠以事人者事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之格思豈杳也哉堂成矣朔望宣講於是乎在矣鐸警於外孟應於內邑人士其敬而聽之

重修文昌閣記

國朝邑令余三奇

攸舊有文昌閣在縣治北城外前令漢城朱感於夢徙之明倫堂後閣歷今三十餘載兵火之餘棟楹敝漉殆盡余承乏茲土祇謁文廟見殿廡齋舍門垣庑者窳者覲且泐者因進博士弟子謀所以新之司鐸藍君次公黃君聲遠曰新之請自文昌閣始因思先聖廟貌僅存而

帝君曾不得尺宅庇此有司事也於是庀材木鳩匠石高下廣袤悉如舊制指畫既定迄有成事二君曰是不可以不記天之斯文在先聖先聖有廟矣文不在茲乎曷爲而有帝君之祀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帝君之祀其以神道設教與先聖以人治人者也帝君以神道設教者

也世或謂帝君實有其八十七世爲士大夫張其姓亞子其諱詩稱張仲孝友此可爲証則帝君亦以人治人者也以人治人不必以神道設教帝君宜與先聖並祀矣攸人士仰止景行春誦夏經不爲曲學取戾其大者以經術相切磋希踪古大儒次者崇本茂質亦不失爲學校良士庶無負二君修斯閣之意也歟由是而殿而廡而舍而齋而門垣以次歲事則以人治人以神道設教皆聖人意也是爲記

重修櫺星門記

國朝教諭 胡興稔

宣聖廟制何昉乎自漢元帝詔孔霸以食邑奉祠廟晉帝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吏則闕里之廟也唐武德二年始建廟於國子監而郡邑未有廟也貞觀二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而廟與學未合爲一也其後學必有廟由大學逮府州縣咸有定制專祀孔子更先聖曰至聖蓋道德於是乎出於一矣自正殿而南有戟門有櫺星門釋文云櫺者楣門總格陸游云牕格縱橫相間如星眼門曰櫺星大抵取嚮明之義攸學明倫之堂啓聖之祠尊經之閣旣與廟而以時修葺而櫺星門之建則始自前明嘉靖乙巳重修於崇正癸酉迄

國朝雍正十三年十月是門因歲久就圯僅存四石柱柱

又刺泐前臨壁池勢且日傾越二載爲乾隆丁巳於是攸
學之士有孝廉龍璠劉重輝暨生員劉來培歐陽定樞歐
陽定觀劉應洵等倡議鼎建易四柱爲六柱易紅石以青
石視前此較爲堅栗可以垂久召募鄰邑石工訂價八十
金有奇他費半之余聞其議而喜隨備由牒邑令李雅有
同志豫酌處一切營辦爰命匠人遠採衡山青石牌筋草
市巡檢司諭土人罔或阻撓凡七閱月石工以運石竣
事來告於是國子生洪天書通日者之學諏吉於閏九月
二十七日暨柱定基時邑令因公在省余與司訓劉公蜚
聲率糾首諸公殺牲落成於是戟門之前景象一新環而
觀者踵相接云因復爲修飾殿廡堂几陳丹暗粉頓改舊
觀其正殿暨兩廡栗主舉丹漆而新之並考正先賢先儒
從祀次第俾秩然有序不紊恭懸

御製

與天地參匾額巍煥昭彰星輝日麗他如明倫堂右墀斜
折柱樞朽敗頭門亦將傾頽余自到署以來次第修整頗
爲完固一切工程支費另有印冊註記用姑舉其畧附識
碑末俾後之官斯土者有考焉

記 寺觀類

陽昇觀記

宋程元佐

轉運副使

御前處分專一管勾修完司空山朱陽觀繼蒙聖恩寵錫

名額賜經加號禮盛文縟實一時之熙事非刻之金石懼無以揚德音之美以永萬世之傳官吏父老冠褐之衆謂臣親奉睿旨董治真祠宜有序述以紀本末臣不敢辭謹按長沙屬邑攸縣之東五十里連山峻極澗谷通流自谷口涉澗而東十數里山青水碧重巒疊嶂盤薄回環翠然拔翠者十有二峯青烟白雲早暮舒卷信靈異之境也按舊記所載自周漢以來如蘇隱者九人皆得道於此其後南齊司空張岳棄官遁世舉室遊瀟湘至蘇隱舊山欣然卜居日誦太洞真經三十九章得其妙旨養神育氣凡三十有七年而道成梁天監二年秋八月既望之夕遂有仙

衣玉冊之授至陳天嘉初其徒章馬二十七既隱其舊居閱四年而亦有跨鶴昇舉之異唐天寶七年雖卽其舊居肇建祠宇而地勢窳缺規制猥陋縣歲旣久棟宇摧爛粗存基構之餘政和二年天子覽圖籍異其事惜其跡廢乃詔漕臣程元佐相視弊陋草而新之於是鬻度僧之符以備金因採山之民以市材斲蕪鑿荒補薄增卑踞巨阜而臨清流飛觀列峙修廡環翼有名者皆有祠有籍者皆有祠不費於公不擾於民不諉於有司而宏做奐麗凡一百有十楹經始於春三月至秋九月而樂成詔易名陽昇以責其祠加號冲升以崇其道賜大洞真經以顯其迹於是境

內冠褐小大官吏與夫都邑之民扶老攜少爭先奔走填
溢山谷歡呼踴躍遂相與涓潔壇場設慶成之醮稽首再
拜祝天子之壽而益歡欣感激知聖主所以爲民祈福之
地也夫自梁天監二年司空得道至唐天寶七年凡二百
四十有六年而始建祠以興其靈迹自唐建祠逮今又三
百六十有六年而天子一更而新之以闡其真風夫大道
之不行也久矣豈天所以陰讚聖意振揚幽奧昭明大道
以爲至治之本歟嘗謂至道之精自本自根不將不迎而
真意妙理相會於窈冥之境及其動而接物感而遂通則
不可以理詰不可以數推要其歸則真與氣而已二氣之

會兆於元精鍵以開之真之全也六津之澤滋蓋五華抱
一歸根氣之全也氣固真存至道之根寂然不動神之全
也道至於神則至矣故靜而神凝動而神遊出入變化妙
用無窮至有蹈火不熱入水不溺御風而行此一氣之真
至精至變以達於至道之妙也非世之所謂神仙者歟聖
主恭已南面以道蒞天下以孝通神明考禮文正祀典山
川神祇罔不登秩簠簋珪幣罔不時飭故萬靈受祀百神
儲休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此皆精誠之感所以昭格乎
上下者備矣而况乎會真之都集釐之庭受上清之符存
靈應之迹而隳敝湮廢是宜上心憫惻發德音下明詔飭

真館錫嘉號以昭褒異之意而非以其神仙爲可慕也蓋以爲淳樸之行足以愿俗清淨之風足以化民處無爲之世行不言之教則道化行俗習美而其治遂至於無欲而民自樸好靜而民自正端拱而視天下之阜矣此上所以遵道崇真之意其於治道不無小補方海內乂安蠻夷懷服休符紹至嘉瑞洊臻狂獄久虛年穀屢稔上於斯時又豈特遵道崇真而已哉固將稽大典講盛儀封泰山勒嵩嶽溥大澤闡休烈臣卑遠之迹尙能鼓舞田廬倚巴歛之聲而鼓擊壤之歌以詠盛德况親被上旨宣布異恩頌述一時之盛而貽之無窮臣之職也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二氣合德百真天混氣固真全至道之本竊兮冥兮其中有精抱一不搖妙於至神冲清司空棄榮離俗恬澹虚心温池之曲妙旨所得三十九章含德之厚與道翱翔朝斗霜壇風清月白雲步逍遙霞衣玉冊章馬道嗣羽馭騰驤猿驚鶴怨爐冷丹藏妙道寢聞真祠肇建禱祀響答靈休式顯寥寥奕世幾六百年摧敗湮廢高風莫傳膚主在宥道貴清淨輝耀希夷振揚幽隱賜命漕臣草故鼎新琳宮華啓碧瓦朱楹寵賁徽名褒隆美號奎畫雲章崇真顯道金鸞燦榜玉櫝函經物情改觀幽谷生春羣真來歸上帝俯蒞風鳥雲車徘徊福地椒漿桂酒陳列瑤席上真欣娛

百神悅懌

信 既受帝祉施於孫子瑤圖玉照天地終始

重修陽昇觀三奇碑記

宋 彭天益

政和三年冬中奉大夫程元佐由上書司封郎中爲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既出國門詔公修所部潭州攸縣司空山陽昇觀公乘驛疾驅以明年正月至攸周視其址規模形勢褊迫弗夷乃曰因陋而葺則不足以仰承明命宜一新之於是奏以秉蒙郎崔君援總其役邑令宣德郎吉君康國供其百物工徒之需而費用一出於上之賜咸悅以勤不日成之惟觀實南齊司空張公闔門得仙之故居而朱陽之名乃唐天寶初年所命者公爰請賜名額而願褒封

司空以稱上崇道奉真之意於是詔觀名陽昇封司空爲大素真人詔至之日邦人胥慶公對揚盛美叙而頌之以獻又詔以公之文刊石天益邑人也恭惟聖天子以清淨無爲在宥天下神罔怨恫民用仁壽至於仙真之宅亦旌賁而弗遺豈非妙行與道德同符而斲以陰隲斯民於無窮也惟程公忠誠克宣上德以旣厥事然則民之所慶祚之所假至矣豈特是邑而已哉姑以釐事之奇而公誦之所未及錄者敢備書之謹按仙記云司空將受上帝之命告諸侍人曰願主吾舊壇者留之盧瓊請留今山北有盧氏夫人祠是也公前期常夢至小祠宇有一女子出告曰

吾居此已久請勿徙公頗異之未幾執事者咨公是山北有廟像者請徙於觀公然之因至盧氏祠視其像乃昨所夢者遂無徙而爲新之茲一奇也是年八月十八日向脯時工徒數百人見有星冠絳衣而朱履者升殿禮謁焚香爐中爐初無火而香烟芬馥久之復升真人祠燕香如前而失其人矣茲二奇也觀功成公卜日集道士依仙科而讚揚者七晝夜行醮禮上祝天子萬壽用展臣下歸美報上之誠始事於九月二十九日時雨彌旬倏而開霽諸峯之間雲日五色珍禽翔集和聲關關步虛聲音清徹林表日之夕矣星輝煥然松風湍流若羽衣珠珮徘徊而上下也安知非真人鶴駕臨庭居歆聖天子崇褒之盛典耶三奇也夫修一仙者之宅而三奇事著焉則知聖人之治天下其妙道至德非特民被其澤而已所謂相天佑神者人孰得而言耶天益實陪公事是三奇事聞見不誣直詞弗文用信後世

音惠菴記

元虞 集蜀郡

金仙漢祠震旦而沙門蕭梁來奉之僅浮圖止今不浮圖者奉之且過吾魯中叟盛哉論其蘭若之徧宇如廬阜諸大福地固衆父父也外此凡一林一壑美者率鵲頂蘆藤處巖巖而磴棧結構金碧樓閣不難此大智慧力亦宏

誓願十南雲東可百外里鄉爲東江有漕溪爲羅浮江之源其最深處爲金仙山萬竹玉立古松如虬龍谿衍鼎歛鬼物呵護青壁丹崖崿嶸可愛近丙午有陳虛一辦精進願香剏建佛地位祝國家休明弁祈大有年顏之曰普惠菴蓋欲普佛惠念也佛惠念何慈愍故慈愍故惠生於念厥制麗且大飛來鐘有樓維摩有殿大士有閣法堂以鉢普惠香火香積以飯四方瓢笠方外而蒲供之者凡七疏筍瓜芋四履圃田可給遠近有蒲園工夫者不拒是爲歡喜緣所在固無殊化城且茲山形勝大似化造員融大陽崔嵬其前石室月窟杳渺乎其中古所謂日月瀟湘南別

有之壺天一昔胡公古蟾仙處正其所也宜有佛出世間虛一老和淑名晉賢冊募三楚至濮州臨清彭君誠大子楚林名一德孫明遠名光祖布金捐產給孤長者也且屬曩屬垂久乃可善哉善哉余遊鄴門凡幾南北偉觀歷歷雙睫而此隔片雲莫之及攜靈壽遊觀不知在何日或曰大耳三藏住世尙不見國師第三度心未跡其地安知其山安知其人與蹟然余得概於郡太守南陽李公濤峰久矣普惠道場旣備誠大拜劉兄古崖遠至特乞余一言以志其盛也遂喜爲之記庶相傳爲不朽優鉢曇華之復見震旦其在此利

新建靈龜峯寺記

明楊世桂長壽

治東三里許有禪院一區率稱奇觀壬申秋謀一登覽焉先期雨沛如注迄暮則天朗氣清明日與殷君任吾下君前川偕往諸士咸俟予於谷口相與振衣而上循石磴履巉巖躡仙蹤直造其巔元帝祠在焉白茅浮其東石牛擁其西峻巒疊岫獻麗爭奇飄然若出乎青冥層霄之上俯視江流則錦瀾百折烟波千頃水色天光上下掩映恍然若泛乎瀛海銀潢之際因詢之僧云作菴者誰曰張鏜也以名名菴張鏜爲誰曰攸人也曰以名名菴可乎諸君曰不可乃以靈龜峯易故題復書其柱曰黃雲紫霧天張蓋

翠壁蒼巖地擁屏頃之予與二君各賦詩其山勢峻絕下臨蔡公潭相傳爲蔡倫集故漁網造紙於此潭最淵邃適墜跌未可挽遂度工捐貲命僧設邊墻一垣繚繞崇巖東隅門一座榜其楣曰星河接境語旣引觴卽席誦蘇子憑虛御風之賦歌杜甫澄江消愁之詩酒數行盤紆而下小憩菴中嘉木修篁鬱鬱蒼蒼羣峯環其後僧一二居之予名其定處曰寂然諸士指留雲石曰此憲使劉公仁山所刻也予因有雲留石穴禪關定龜曝江干大字清之句揭書門廊又指山之東曰此張鏜墓也曰其人何如曰鏜少頗勁悍負氣酒酒鮮當人意中歲披緇食蔬離城市入山

結菴事浮圖大概若此同遊友君任吾名尙質蜀蒲江人
示君前川名堯封枝江人庠生陳惟元賀金龍尙潮尙寶
尙賢皮應宇洪璜劉騰生貞生孚生譚春階廷寬洪雲同
雲行雲騰雲上劉錫李少陽王尙文譚應夢皆共事樂成
者也不可以不紀遂授譚楠書留雲石

重修靈龜峯寺記

國朝張健分水
邑令

靈龜峯舊有蘭若歷年久室破垣頽猿鶴吞聲龍象掩色
探奇者以爲歎乾隆甲辰余承乏茲土葺而新之越三年
又復其圍墻且捐置齋田若干畝爲住持僧久遠計於時
紺宇煥發象教重輝一木一石悉成奇觀爰榜其楣曰梅

城第一峯夫攸爲衡嶽之逕庭層巒疊嶂若鳳之翔若鸞
之舞若紫麟之遊食繇亘百餘里是峯巍然聳峙於邑治
之東郊石牛踞其前白馬躍其後岡嶺環抱雲物昭回俯
視境內諸山森然羅列如拱如揖泯水自南來與攸東諸
水同滙於山麓波光吐納頃刻萬狀雖未知於方壺員嶠
何如而考其脉絡察其形勢固非造物之磅礴鬱積不至
此也予旣於峯之巔重修茲寺暇則與攸人盤紆以上頂
禮梵王訪張鏗之墓詠楊君世桂雲留石穴禪關定龜曝
江干大字清之詩賓從雲集履爲交錯吟嘯之聲迴出林
表於斯時也可飲一石於戲事患不爲與爲之而不終爾

斯寺也。凡所久摧，雖匿寂寞，向使匠石不繼，邑人士徒付之於一歎。又安知登峯造極，有如是之可樂者耶？因記顛末，泐之貞珉，藉以示後之同志者。

嶽麓寺智公和尚退院記

陳圭

蓋聞曇花布影，香彌十地之陰。晃日移輪，光徹三天之界。掃八垢於化人城內，得六通於選佛場中。衍象教之正宗，參龍牙之妙諦。針鋒栗顯小具，迦陵翠竹黃花都成。甘蔗談經寶座，說法香臺。花散身而不沾石，點頭而皆起此翠微。白脚常留金偈於名山，而鷲嶺鷄園遂燭祥光於終古也。維我潭州省會嶽麓道林形勝，山幽年深，寺古引七一

峯之遠翠，紫蓋祝融，瞰八百里之重湖，赤沙青草，萬家烟火，水隔洞天，一徑松篁，圖開福地，歷唐宋元明之代，道脉長留，鎮衡湘荆楚之區，山靈永奠，琉璃地上，頻放白毫之光，歡喜園中，時播旃檀之氣，住持方丈，輪轉三年，歸兩足之尊，接十方之衆，非惠遠莫成蓮社，惟生公乃坐虎邱禪板，蒲團晨鐘暮鼓，羣生則藉其導引，衆念則奉以皈依，古亦云然，今之謂矣。智公和尚，心含冰雪，骨帶烟霞，正念歸真，餐風味道，太虛不滓，何來一障雲浮，萬慮俱清，只見千潭月印，啓三篋八藏之秘，口海瀾翻，括九根五蘊之精心，日香清託身淨域，滌志清瀾，闡鹿苑之微言，住龍泉之上

刹法有根而自固名無翼以憑飛西域同尊南宗共仰卽
心是佛着眼皆空爰攀寶筏於湘流乃續禪燈於麓寺空
山錫響虎豹皆驚古渡盃浮魚龍自遠證辟支之果不滅
不生現菩提之花何無何有凡在緇流俱知震旦於是金
碧照耀三千之世界重光寶絡莊嚴丈六之身容聿煥清
齋玉粒掛單者悉飽德於香厨戒律金繩聽法者自騰光
於覺路故知慈悲所被業無善而不臻神化所通緣無惡
而不剪蓮花漏永六度春秋祗樹林深長瞻水月問年則
六十四卦之中甫周方位記日則三百六旬之內靡弛門
關茲者任性逍遙隨緣解脫望故山而心曠指歸路以神
飛挽之不留行乎在邇架裝一片楊柳一瓶策白馬以馱
經喚烏鵲而止樹慈雲有像佛日無邊不因片語以抒誠
那盡羣情之永慕他日青楓江上或重尋八水之源此時
白鶴泉邊誰參透三生之石

重修造閣市文明塔記

邑令馮運棟

南之方位爲離其道光明於行爲火火曰爻上山水之雄
傑清淑鍾於黃輿剛柔交錯高下互宣文明以止人文哉
天文將爲昭焉攸處湘之南其山自豫章贛吉蜿蜒西南
三百餘里至泚水西北廓然夷畛平巒綽約與諸水相環
抱泚水東迤而西攸江自北東下漚而西行四十里環城

之東西南三面皆澄碧西距城二三里爲西閣與西閣塔而夾峙者爲羅星又西十餘里爲馬鞍山轉東南二里爲東山沿東山西南十里許爲造閣市舊有文明塔再修而廢其殘址不盡三階歲壬戌余蒞茲土數因公事沿江上下舟中延眺因與邑人士謀營復之始於癸亥之十有二月訖事於甲子十月制濶於前廣四五之一高稱是虛其中碱之楹之牖戶洞達有爲余言者曰茲塔凡再建始萬歷徐侯繼康熙張侯攸人彬彬有峨其弁如響斯應蓋文明昭而人文起理不誣也今侯之是度是崇繫彼三冬繼晷窮廬槁落之士行將於是慶彈冠焉余曰允哉是固然矣抑寧僅是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不可以長貧賤不可以苟富貴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豈惟白屋經生朱丹爾轂爲足以應厥運哉考之往紀攸先達忠孝廉節代相輝映而磊落宏深奇逸轆軻聲光不見於當世者亦多有之窮達有命無足深信惟是處必有守出必有爲遭

重熙之時各盡乎事之所當爲不以富貴聲華汶闇其心夫如是則文足以載道而明之所及旁燭無疆豈直鄉里一時之榮已耶蓋天文與人文相協應而山川亘其靈物產賁其華遠風之雄收辰之次余於茲塔之成益不勝屬

望之厚云

馬鞍山凌雲塔記

邑令趙勳 莘園

水東注也而攸西流入衡河其會洙水繞縣城由西閣經造閣而至馬鞍山山形回抱據衡上游昔爲叢林古木參天邑人立廟其上今圯而斧斤之入又不以時崢嶸之象遂遜於前形家以此占隆替云夫玉髓金鎖之書說近幻渺而銅山洛鐘木華粟芽一天地自然之理是山也爲攸水口宜培植其形勢繼長增高以壯厥觀而山之鍾毓人之靈秀視此已余蒞攸之二年紳士請建塔於是余惟塔之說於釋爲浮圖能造衆生福似非吾儒所尙然梵本謂

之鴈塔唐韋肇及第題名鴈塔遂爲故事茲山雖無刹院而浮圖足以鎮之爰諾其請都人士咸樂醵金以興功越月而基奠矣越月而磴成矣又越月而崔巍在望矣余嘉之余重嘉之其位坤其向艮其數九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皆取於易之義爲吾儒之要旨而中設諸神像柱泐金剛經是謂於衆生海現法炬大光明安必吾儒之造福大異於浮圖乎成之日請額於余余曰堤名白公亭名浩然皆以其人重茲塔也層級聳翠上出乎重霄則必有盪銀河摘星斗者其人出焉昔司馬相如旣奏大人之賦飄飄有凌雲氣攸之人士何獨不然遂名之曰凌雲是山爲邑李

姓基鳳議不決獨於余輸忱巧後余之幸抑攸之幸也在其勞者邑紳文自峻譚章焯

文昌祠記

邑令趙勳

祠舊爲公署前令蔣易爲書院張別駕攝攸篆移書院於東郊舊址今祠所由昉也

帝君生於周顯於蜀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受褒封徵靈異且上應天文凡我士林皆得而祀之有謂張弓挾彈者神姓張禮弓韜弓矢爲祈男子之祥宋時眉山蘇氏以玉環易彈遂生軾轍伯仲文名相頡頏嗣是弗無子者亦祀之殆亦神無往而不在歟顧昔之書院爲作育人材之地

今之祠爲培植人文之源昔之春誦夏絃鼓篋遜業者其教尊今之春秋享祀俎豆馨香者其化神教尊而化神一以貫之矣余讀文昌大洞本願諸書悉爲覺世牖民之要道而其最著者莫如孝經

盛朝以孝治天下孝者百行之本諸君子宜交勉焉時奉上憲檄續修邑志余集邑紳耆於祠內編次成帙申李兩學師在座聞余言咸憮然稱善祠前後二進中有長廊後抵江右客館左右列屋數十間右偏隙地古木參天中庭設神像前有方塘當春水乃生金波漱灑有魚龍變化之相神其相牟於此而入啓斯文也歟是則予之所

嘿禱也是爲記

補編

曾令去思碑記

明 劉欽薦

予幼讀史傳稽古去思之碑峴山之外無有也恆嘆善政之難其人迨壯遊四方所至薨邑畫衣冠留劍履生祀於廟者無處無之未嘗不訝善政之著於今何多多乃爾耶徐觀其碑皆甲科而陟顯耀之士鄉舉歲貢無一人焉設有之必其子姓之達可以進退予奪乎人者故官屬溢其美於百年之後求公卿之有權力者而文以文飾僞以亂真取妍以希進百姓蓋有莫知其名與氏者夫欲干其澤

而先意以逢其好者下欺上之術也恐逸於後而殊遇以要其感者上欺下之術也上下相欺以成此名嗚呼奚翹不足以爲人之思而反爲識者之鄙矣我侯曾公諱袞字時補別號龍川江西吉安永豐人也學博而心古氣和而行方嘉靖間以貢授句容訓未幾陟醴陵諭隆慶己巳又陟吾攸令始報之或謂我國家以貢職教者無有司之遷茲聞也或非其真也久之果如其報又咸謂陟之超者必其政之異也蒞若任而視事循循恬恬無以甚異於人人亦以平平目之無喜怒焉今代當述職他邑皆載寶以朝公獨單車就道人不知其去百姓苦其擾而思公之靖病

其對思公之廉老幼奔迎其家者絡繹於道路旣以謝任而至遮道留之不可褻糧追而送之於公之邦號泣以別之登高以望之然後纒纒然歸踰年閭閻之思如始去五鄉父老伐石爲碑樹之歸路以志其思

大觀樓記

邑令張潛

政之及於一時者淺而易知政之及於百年者深而難測也夫敦根本崇實務民以爲迂濶而無當出湯火登衽席民以爲安全而立效不知民狃於耳目之近而主治者不可無久遠之規也丁巳冬予來蒞攸

王師雲集公務旁午予爲之招徠先以撫字繼以催科輸

輓供億若有鬼神之助而市廛粗定井竈稍寧驚鴻之衆相忘於十萬兵甲明年大兵前進不免踐踏民幸無糗糧之苦而予方與民休息又明年王謝之庭漸葺墻垣桃花之源悉知甲子衣冠如鱗絃誦有聲來熙熙而往壤壤者欣觀太平之盛予曰是不可無百年久遠之計也官署之後樓舊名固本頽廢四十五年矣予於簿書之暇間一眺望覽四山之高下撫長江之回流城郭如環池隍若帶簷瓦建瓴廬舍繡錯識佳氣之葱鬱焉原邑之祖龍發脉於七十里外巖仙嶺結注於茲畧則樓爲一邑之主星當與一邑之勢相合且山向於丙水取於戌而形局又屬水前

此因定就簡樓臺皆方取火之象夫火與水不相生則官與民不相安夫爲民父母豈有與民不相安者乎予蓋鯁鯁然慮之於是庀材修改建圓亭於其上亭取象於金金與水相生生生不已若舉一邑於在抱焉經始於客冬落成於今春名曰大觀亦觀我觀民之意云爾夫惟官民相生上下一德父母之愛民如痾瘝乃身民之衛父母如手足捍頭目淳厚之象乃百年久遠之規也重裝呂祖像一座題曰純陽閣則又登斯樓者卷塵氛而昭清曠飄飄欲仙之意亦於是乎寓

